色情文化

現代日本小說集

色情文化

吶吶鷗譯

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1929

譯者題記

現代的日本文壇是在一個從個人主義文藝趨向於集團主義文藝的轉換時期內。牠的派別正是複雜的：有注重個人的心境的境地派，有掛賣英雄主義的人道派，有新現實主義的中間派，有左翼的未來派，有象徵的新感覺派，而在一方面又有像旋風一樣捲了日本全文壇的「普洛萊達利亞」文藝。

在這時期裏要找出牠的代表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文藝是時代的反映，好的作品總要把時代的彩色和空氣描出來的。在這時期裏能夠把現在日本的時代色彩描給我們看的也只有新感覺派一派的作品。

這兒所選的片岡，橫光，池谷等三人都是這一派的健將。他們都是描寫着現代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期的不健全的生活，而在作品中露着這些對於明

日的社會，將來的新途徑的暗示。其餘幾個人也都用着社會意識來描寫現代生活的；林房雄就是一個普洛派的新進的翹楚。

譯者在這兒不得不另說一聲的，就是這裏所譯的幾個人的文章。他們的文章是不屬於正統的日本文的。他們的文章是根據於現代日本的生活而新創出來的。他們雖然像現代的日本文化的大半是舶來的一樣，未免也有些舶來的氣味，但是在明敏的讀者看起來，對於他們不但不感覺難澀，反而覺得他們新銳而且生動可愛。關於這層我只好讓讀者自己去鑒賞就是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譯者

目次

池谷信三郎：橋……一
片岡鐵兵：色情文化……五三
橫光利一：七樓的運動……九五
中河與一：孫逸仙的朋友……一一七
林房雄：黑田九郎氏的愛國心……一三三
川崎長太郎：以後的女人……一四五
小川末明：描在青空……一七九

468137

池谷信三郎：橋

1

在像雛入的瞳子一樣地淋溼着的灰空中，兜着大圈子飛翔的一羣傳書鴿，正在新聞社的建築物的上面散步。濛烟低低罩住空中，融化在生活的流動的上面。

黃昏給街上的燈火添了光，一直浸入小巷裏去。

融雪日的傍晚。——都會是深沈在霧的底裏，高層建築物的輪廓消入空中去的時候，點在上層樓窗內的燈光，就像霧夜的燈台一樣閃爍着了。

果子舖的裏面，四圍的玻璃壁都被水蒸汽溼透了。他無意中拿着毛圍巾的

館圖上藏書

一端，在玻璃上大大地畫了個S的首字時，忽然從水氣中現出蜜甜和碰柑來了。女人的笑臉屈折在蜜柑的後面。他推了玻璃門進去時，女人是很鎮靜地擦了火柴，燒起用紙飯巾做的小紙人。紙人燃燒着，崩落到灰皿裏去。火柴的盒子一片一片地碎散在桌子上。

——晚了嗎？

——……

——怎麼啦？

——……

——都是冰淇淋呀，嘴邊。

——眞的嗎？

——我看着那店窗，便想那是使人們的感情浪漫起來的美麗的象徵。

——眞的嗎？

——我是剛從那將人如螞蟻似地吐出的大公司門口，也做了其中的一人，被吐出來的。許多的背脊，趕過我面前，重重疊疊，使那怪寂寞的背面深印在我的眼裏，一個個消滅去。街上霧又很大，霧裏又是電車的警醒的鈴聲啦，汽車的前燈啦。光線一轉，那光輪中便無聲無嗅地蠢動着像海底的魚羣一樣的人，人，人，人，……我舉頭一看，那個百貨店哪，店門已經關着，燈也熄了。建築物的外形溶化在霧中，誰也不明白牠和空中的界線。這時不料看見高高的上面的一處還有一個燈光。大概是那留在辦事室裏辦理殘務的人們吧。我……

——噯，眞饒舌，你是，今天到底怎麼啦？

——怎麽說。

——瞧，眼睛滿含着淚珠哪，

——這是露水呵。露水停在睫毛上。

——你當眞不要再和我相會了嗎？

——但是你總不要帶我到橋的那面去呢。所以……

女人忽然沉默了。靑色的憂鬱，從她的臉上，像走過湖面的雲影一樣，走了過去。一會兒，

——來也行的呵。不過，……還是不來的好。

離開着街市有一座橋。橋的那面是常罩着霧的。女人一走到橋邊就一定說，再會。於是頭也不回顧速速地走過橋囘去。他總是凭着橋邊的街燈的柱，

朦朧地望送着向霧中消滅去的她的後影。靜傾着耳朵，聽着她所吟唱着走去的「瑪日爾卡」的曲詞。然後轉身，沿着曲曲彎彎的巷路，像一條野狗似地無精采地回來。

在寒冷暗黑的小房中，脫着襯衫，他覺得要知道橋的那面的她的這件事，是成爲他近來的念望了。但是她並不說要他去，他若是自己跟她過橋去，好像算了他的敗仗一樣，是他做不來的。她是時常在一定的時間內在蜜柑的後面等他。她叫西珈。此外的名字，又怎麼樣寫的，他都不曉得。連他們怎樣相識起來的，他也都沒有實感了。

2

黑夜包着都會。新聞社的屋頂庭園裏，夜風像葬式似地吹着。一個黑的人

彭朦朧地從欄干上望着下面的街。沿着大街，兩條連綿的街燈無限地一直延走着，汽車的前燈，像跟着魚動搖而發光的夜海裏的夜光蟲一樣地互相交織。

在樓下的工廠裏，那一分間能夠印出數千張新聞紙的阿爾巴公司製的快速度輪轉機，使附近二十餘戶的住民陷在不眠性神經衰弱裏，隆隆地繼續牠的轉動。

油和紙和汗的臭氣，是和新大臣的孫兒的笑臉啦，新娘的悲哀的眼色啦，或易卜生，蔣介石，情死，保險魔，寺尾文子，荒木又衛門，停止発現，……等等，合在一塊，用大繩子綑着，搬上了搬運車，送出到把這大都會和各地方連絡着的車站去了。所以他，像黑氣球似地，飄然地走上這屋頂庭園來的時候，誰也不來叱責他。他想着西珈。「你穿上晨服一定很好看」，想着西珈這樣說時的笑臉。

他漫漫地從衣袋裏索出克麗拉寶的相片來看。在高聳在屋頂的塔的周圍廻轉的探海燈，每逢用很長的光的尾尖把這都會的空中撫摩時，閃光中克麗拉寶的臉子也就明媚地笑了。但是閃光一過，她就又在黑暗中鬱鬱地沈默了。西珈確實有點像她。

會合時，她都是很有精神說話的，可是低唱着「麻日爾卡」往橋的那邊消去時的她的後姿，——不相見時的，在他想念中生活的她，西珈，確實像往墓地去的路一樣憂鬱。

在加州的明空底下，活潑地跳動着的少女們的容姿，是發散果子和太陽的香氣在世界中的許多的銀幕上的。西珈的體態，頭髮雖然沒有剪掉，確實有點像克麗拉寶，並有東洋人特有的淑靜。尤其在她說道，「你忘記了呵」，略略傾着頭，要求着他的嘴唇的時候。西珈是無論怎樣都不肯給他照片的，——把

在過去中存在的確實的證據遺留在人間，她是不願意的。她怕有這一瞬間以外的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不得已買了那美國女明星的相片來，把鼻子用稀薄的墨汁略略改低了一點。

有一次他同西珈在果子舖裏談話，他們談起 Sunkist 這個字來。他堅决地說這是被太陽吻了 (Sun-kissed) 的意思。光亮的加州的天空下是常滿生着果子的。在那兒很像你的那克麗拉寶活潑地散布開在男人的心中的春天的花片，——像忘記了貞操的「卞美麗翁」，嬉嬉地，憂鬱地，……

西珈就忽然指着她正在吃的Naple 說，你可知道這又怎麼叫做Naple ？那是意大利的Napoli……他還沒有說完，你錯了，這是英語的Navel ，臍字轉訛的，你瞧，這個地方不像肚臍嗎？是英文教師告訴我的呵，她笑着說，亞里斯多德不是說萬物有臍嗎？她穿的紅衫的薊花圖樣就散撒着激烈的薰香在豐腻的

酥胸上，飄動着，……他想出這樣的事，也沒有法子。他爲什麼在這深夜走到新聞社的屋頂來呢？

他收起相片，開始慢慢地走了。於是開了鴿子的籠，急忙抓了一隻傳書鴿，藏在斗篷的下面。

3

在百貨公司裏面，種種的生活都像整束的葱栄的橫斷面一樣映入了眼裏。貴婦人覺得十隻指頭太不夠用了，再借了小姐們的指頭，儘把所有的鑽石帶了起來。年青的職員爲要使他的妻子的意識散漫起來，儘把關於食物的話拿出來。母親，像在選擇女壻一樣，由這邊，由那邊，把女兒所不喜歡的花領巾都挑出來。其實女兒是已經看見了自己所愛的，但是怕挨罵，只紅着臉不敢說

出來。老人一心想買孫兒的歡心，把玩具的喇叭偷去了。年青的女打字員在買眼鏡，她心裏想：帶起眼鏡就不是親吻的時候也可以看明白男人的臉，不覺心裏有些跳動。女明星利用揭示牌宣傳着自己的名字。妹妹要同男人會面，已嫁了的姊姊却空為她勇躍。主義者利用陽傘的顏色把尾行的包探瞞過了。陷在同性愛的兩個女學生，手携着手，可愛地在買同樣的圍巾。因電梯滿了，被少年的夫妻拋棄在外頭的母親想起了自己的年紀，感到一種寂寞，在等着下一次的。獨身者在買刷衣服的刷子。無線電話在混亂的人們中靜奏着夜樂曲。年青的大姐，瞞着太太暗自去翻看高砂臺（結婚用：譯者）的定價票。失戀者在屋上庭園搬弄猢猻們。地產的買賣在喫煙室裏成立了。受騙的漢子，站在鐘錶部前，老看着時間，但是可惜，飾在那兒的很多的鐘錶，却是指着世界中各個都市的時間的。……

忽然他在三樓的洋服部出現了。

——我要晨服哪。

——好，要新做嗎？

——我今晚一定要的哪。

——那眞……

店員露着爲難的顏色，把他的身長換算爲米突了。他是好像一伸身，便連紐約的自由女神都看見的樣子。店員暫時沈默了後，好像想着了什麼似地說，對啦，對啦——假如是從前，他一定在膝上打了一下——去拿出一套晨服來。老實說這是前幾天世界風俗展覽會上，巴黎的偶人所穿的，他說。

穿起來，他覺得自己眞是漂亮，連心神都像那褲子的粗大的條紋一樣暢快。我到下面去給妻子看看，他說。因爲他的舉動和說話都是自然的，所以店

員並不覺得怎樣奇怪，便說，那末你這套我放在盒子裏送到門口的「買品領取處」去吧。……

但是電梯却一直下到最下層。雜在許多人的中間，他被吐出到街上來了。在日暮的街上的燈火下走着，他想，我在公司裏一天工作八個鐘頭，以人口分配起來的此國的生產工作，我是十分多做了的。所以以人口分配開來的此國的奢侈，我是應當享受的。好比電車內的公衆道德須待個人的實行來完成一樣，我這套晨服也……他又朦朧地想起西珈了——她是常把手帕纏在右手的手腕上的。

今天是約定在飯店裏會合。房間是西珈要去定的。

——熱呵．這煖氣管。

說着，西珈把窗開了。她出神地，就站在那兒，看着許多的燈光溶解在低低的霧中的街上的風景，低唱起平日的「麻日爾卡」。柴珂夫斯基這隻「麻日爾卡」，用麗麗啦啦的發音，像沒有歌詞的歌一樣從她嘴裏流漏出來的時候，一種奇異的哀調就觸動到他的心的奧底了。尤其在她過橋回去的離別的時候。

——這「麻日爾卡」裏是有悲哀的回想的呵，有一回西珈曾這樣說，使他憂鬱起來。

——你曉得「黑底」舞怎麼跳嗎？

忽然西珈翻過身來。

——不曉得。

——比「却爾斯登」更新的哪。

——我討厭那種齷齪的跳舞。

——呀，眞好笑。哈哈，哈哈。

在這飯店的七樓上，在這方的小房間中，只他們兩個人相對的當兒，誰也不會想她會在橋的那面的濛霧中留着不可洩漏的祕密來的。她像春天的草地一樣地笑着，從「麻古拉眉」花邊的提袋裏拿出粉盒子，把自己的臉子擦了一下，突然用白粉來點他的鼻子。

——我有一個朋友，常把小銀鈴繫在襪帶上，使她跑路時叮叮噹噹地響動起來。她常這樣使人家注意她的存在。……女明星之類怕都是這一類的人。

——你有女明星的朋友嗎？

——有的。

——你在橋的那面幹什麼？

——我們不是約定不再去問牠的了嗎？

——但是……

——我想孝敬雙親呢。

——你同父親母親住在一起嗎？

——不是。

——那麽？

——你管牠幹嗎？

——我要你同我結婚哪。

西珈忽然沈默了。一會兒「麻日爾卡」又麗麗啦啦地從她的唇間漏將出來。

——不行嗎？

——……

——嚜？

——眞好笑呵，你這人。

她的紅衫的薊花樣，又在豐膩的酥胸邊振動着，撒散着劇烈的芬芳，她雖是笑着，但是淚珠却從她眼裏姿意地滾了下來。

過了一會，西珈忽而又想到了什麼似地，打開了桌子上的紙包。從那兒取出比利時產的彫花玻璃的點心盒子，在燈光下照了一照，一條七色的彩虹便從那許多的斷面現了出來，她看得都出神了。

他從不會想到她的臉皮會這麼樣高潔，她的頸部會這麼樣白晳，她的胸部會這麼樣柔軟的。

彫花玻璃細聲地響着，在氍毹上粉碎了。鄭重地高舉着的她的兩手也隨着下來了。她感到好像已有了二十年似的肩膀的凝結。不知爲什麼她感到一種輕

鬆的心境，猛把頭滾到男人的懷裏了。

在她的無名指上，阿尼古斯的指環的痕跡紅紅地印着。新買的晨服黏着了白粉末。貞操的破片正在氈毹上發光。

桌子上的電話猛然響了。

——火燒了。從三樓出火了。快，快，快到太平門！

從許多開了門的房間裏漏出來的警醒的鈴聲充滿着廊下。同住在飯店裏的俄國歌劇團的歌女們，都穿着睡衣，呈着很紛亂的樣子，碧眼裏露着憂鬱的恐怖，像蘇償的美姬，一齊衝到點着紅燈的太平門來。一時間，高調的悲鳴交響着有魔力的和唱。……她們從想不到這強健而有效力的和聲，絲毫不出自柴可夫斯基，也不出自林斯基•戈爾查珂夫，而完全是自己們的新和聲。兩雙失了

主人的新婚者的鞋子，親親睦睦地互相擁抱着，殘留在房門口。

他沿着靠在壁上的ZIG，ZAG式的傾斜的救急的梯子，愴愴惶惶抱着西珈走了下來。西珈的裙鈎在梯子的鐵釘上，裂開了。下面的街上，蠢動着螞蟻般的人羣。將那在裂開了的裙下面能夠淸楚地感覺到的肢腿的曲線，像溶解了似地緊緊地摟在腕上，他有如在夢中地飛下到人叢中來。

——裙子破了。我已經是你的了。

西珈在橋邊這樣說。

4

黑暗中只聽見傳書鴿展翅的聲音。

他常在這不寐的長夜想西珈。他想起和西珈及另外兩三個人一塊兒去打撲

克牌的那一晚。將自己的牌藏起，互相探索他人手裏的牌的那樣的牌戲，一副無表情的，像假面具一樣的，無事地撒謊的臉色是絕對地必要的。這種特別的臉色叫做Poker-face。——西珈竟曾做這種巧妙的Poker-face，眞是出於他的意外。

相愛的男女，可來試一試這撲克牌戲。黑色的，疑惑之戰慄，一定像每非斯特的暗笑一樣，來襲擊男人的全身的。

那假面具下的她。好一個巧妙的無表情的「撲克顏」！——要知道橋的那面的她的慾念像颶風一樣地來襲擊他的，就是從那晚起的。她當然是大贏的，她把些鈔票馬馬虎虎地塞入「麻古拉眉」的提袋裏，明朗地笑着，就把粉白的腕臂柔靡靡地來夾纏他的頸部，但他却像石頭一樣地不說一句話，別了她回來了。他連送她到橋邊的氣力都沒有，就在往河岸去的小巷的角頭分別了。

西珈回過頭來，拋了一個似欲告訴什麼的眼色給他，就轉身從那崎崎嶇嶇的小坡，像秋風中的落葉一樣走去。……

他悄悄地起來點了蠟燭。他凝視着那筆直地昇起的火焰的時候，他的眼前就現出了大的房屋。在那冷冰冰的房屋裏，西珈和丈夫和他們的兒子，像好幾年都不曾說過一句話似地，互相投着憂鬱的眼色坐着。——對啦，或者她是已經結婚了的吧？

然而這房屋裏的情景忽然改換爲一幅陰黑巷的劇場的後門的景色了。門內輕輕地走出西珈。一個泥醉的紳士緊緊擁抱着她上了汽車。那車又不知去向，在暗中消滅……

他的腦筋漸漸奇癢起來。在化裝跳舞場裏同自己跳舞的女人，在那無表情的假面具的下面想着什麼呢？如果悄悄地突然把那假面具脫下來，不知道什麼

淫蕩的多情要在那女人的臉上，像章魚的肢腿一樣地蕩漾着的呵。或是什麼純情，像在做夢的小孩子的嘴唇一樣在天眞地浮動着的呵。在渡過橋以前，西珈從不曾脫下來的假面具，現着可怕的無表情，在微明中茫然地浮出來了。

他常受幻覺的襲擊。在幻覺中他聽見西珈在調笑他的誠意底的蝙蝠似的笑聲。但是有時他的耳朵却也會接到悶悶地像在告訴什麼似的淸亮的哀音。蠟淚映出他的心影，沿着銀燭台，這房間的唯一的裝飾品，默默地流下來。他的空想同嘴唇一樣乾燥了的時候，嗚咽就隱隱地捉住了他的咽喉了。

5

——我只爲生在有錢的人家，不曉得受了多少侮辱。我們想要生活，是和窮人們想要奢華一樣，同是空想，沒有必然性的。而且要養成打壞什麼家名

啦，禮法啦，這一類無意義的重荷的強固的意志，我們實不會有過何等的機會和環境的。也沒有人要告訴我們說，把空閑的一天天只抵抗着無聊，只顧搬運刺繡針是何等消極的罪惡。我們只爲了這運自己都覺得麻煩而不正當的幸運，傍人的一切的同情都被遮斷了。我雖然不怎樣希望人家給我同情之類的東西，但是我却不願受不當的憎厭和輕蔑。

——你的家裏是那麼有錢的麼？

——是的，很有錢。銀行每遇擠兌發生時，父親的心臟便像堆積在搬運車上的載物似地飛跳起來的。

——眞的嗎！

——前天我碰到了一個女學校的同期的朋友。她是畢業後就進到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雜誌社去活動的。我那時講出這話來時，她便笑着這樣說。我們不

是基督，我們不想去救人類。我們要救那些陷在共同的苦痛中的同志。你們，何不在你們同志之中互相救一救呢？所以我說：那敢，我們連救自己的力量都沒有哪。那末你們只好自滅了，她說，這是自然的法則，我們只好爲我們自己血戰。我說，說起共同的苦痛，人間不是像地球一樣的嗎？這世間是一方繼續着轉階級這一個大公轉，一方那些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他一切很多的私轉關係的苦痛也跟着轉的。可是她說，那麼小的苦痛是一跳就越過去了的。對於小資產階級所舉的悲鳴，我們是斷不能用感傷態度的。但因爲我們是朋友的關係，我告訴你一個方法吧。——去幹戀愛。你們不是可以利用一切的倦怠和空閑專心去清白地相愛着的嗎？無論什麼煩惱都可以在這裏頭融化。從這一點看你們好多了，我的精力的十分之九都要消在自己的主義上，只剩着十分之一可以用在戀愛。所以我們不能夠保持着一個情人。而且守着一個情人是當作

一座偶像，當作一個概念的，那是主義的大敵。所以……她這樣說。我聽了她這話，覺得好像失去了心的所在，感到茫無所依的心境。

——你有這麽許多苦惱嗎？

——我同他們不是同母的。我的眞的母親是在我兩歲的時候就死了。

——呃？

——我並不想要怎樣。但是我現在的母親聽說常對我父親哭訴，說我還只有三四歲的時候，當我的意識剛離了牛乳瓶的時候，我的瞳子裏就露着一種無限的憎惡之光。她說，這是我的生母在生前對於自己的丈夫所愛的女性所懷抱的憎惡感情，變做蒼白的潛伏的意識，在我身體中潛伏着，就是這意識在倘天眞爛漫的我的瞳子中，像暗中的黑貓的眼睛一樣作祟。她時常以爲我要存心作怪，其實存心的却是她自己。父親怕惹了她的氣，所以關於我的事一句也不敢

講。繼母是早想把我逐入不幸的婚姻裏的。她很知道那一種的男子最可以使我不幸。她不願那使她吃苦的我——其實她並沒有吃了我的什麼苦——比她更幸福。人們敢眞是一定要這樣憎恨同胞的嗎？……其中似乎最可以使我不幸的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她的提琴拉得很好，又是眞的愛着我的。前幾天那個媒人一定要我聽他的拉琴，叫我到電話口去聽。繼母也一定要我聽，那有法子呢？後來她出來對他說：你拉得眞好，女兒眞歡喜你。所以第二次，我碰到他時，我就對他說：你那套軍隊進行曲拉得眞好。其實他拉的是穆孫的惜春悲歌。他這個人眞會譏誚人。有一次他要陪我去看戲，他倒不刮鬍子，我問他，他卻很自在地說，不是，我已經刮過一次了，這是我在等你束裝的中間再長起來的，因爲近代的男子當女子爲別的男人束裝的時候，總要他盡職務癡呆地去等她的，眞是……他以輕蔑女人爲能事。他是患了輕蔑病的，無論如何能夠輕蔑

他人他就覺得自己很偉大。他是被近代最壞的世紀病魔纏住的。下回碰到時，我再來給你們介紹罷。

——你想同他結婚嗎？

西珈突然沈默了。

——你不是歡喜他的嗎？

西珈緊咬着下唇。震慄漸漸地在唇上苦痛地響動了。

——不是嗎？

他追着問。

——是的，或者我歡喜他吧，我們的結婚式你打算送什麼東西？

忽然點點滴滴地她流淚了。

他所追趕的空想的線條也在這邊斷絕，她的影子又向橋的那面消滅去了。

在他的頭裏，疑心和憂鬱和焦慮和熱情，好像搖着混合酒一樣被人攪亂了。他對着不曉得要弄出什麼來的自己，張布着監視的眼。

臨河的林蔭路長長地延着。他們倆分袂的橋燈又遠在霧裏了。街燈照出來的西珈的蒼白的「撲克顏」微微地笑着。

——剛才說的話，都是假的。我父親不是富翁也不是什麼，我其實是一個女明星。

——女明星？

——怎麼啦，嚇死了嗎？實在對你說罷，我也不是女明星。你如果把女人一瞬間所想出來的空想，一一都刻到那腦子裏去，你不久就要變成狂人了。

——我早已是狂人了。你瞧，這樣。

他說着，忽轉身，背了她頭也不回顧地跑開了。

西珈目送了他片刻，嘆了口氣，然後無聊地扮起無情的臉子，像憂鬱詩人萊諾的手杖一樣，一步步走向橋邊去。

和從她的唇間漏出來的氣息一起，像踏着落葉的跫音一樣地——

願你幸福，

我，流淚。

6

他在果子舖裏空等了半個鐘頭，忽然電話來了。

——是你嗎？對不住，我今天不能到你那兒去了！……怎麽啦？

——不。

——怎麽不說……惱了嗎？

——你今天的聲音多麽冷呵。

——你不見雪積滿在電線上嗎？

——此刻你在那裏？

——我在帝國劇塲。你，不來嗎？……同那天告訴過你的那個人在着。我替你們介紹吧。……今晚上是柴可夫斯基呵？阿涅銀，……

——阿涅銀？

——對啦。……來嗎？

——去，去。

這時通過電話，他聽到低低的男人的笑聲。他掛了電話，卽刻就抓起了帽子。現着挨打嘴巴的笑劇的伶人一樣的臉，他好像聽見了他頭裏的微細組織一

時崩了下去的微微的聲音。

街上積滿着白雪。從沿路上的電線，可怕的聲音，像許多感情結做一球而泣訴着似的，在這少有人行的街上響鳴着。他豎起大衣的領襟蔽着耳朵，跆踵地向前直走。在眼力所及的視界中，是重重疊疊的男的足跡，女的足跡。這裏也是感情的一球球像冰冷了的火柴一樣地被人拋棄在地上。

街面忽然光亮起來。劇場的飾燈在雪後的霧裏映出七色的彩虹。在入口處看見西珈的微笑了。鴇色的紋織外套全面染滿着白鶴的圖樣。她的後面站着一個像禮法書一樣地優雅的，身裁很高的紳士。

三個人就在二樓正面並肩坐下。西珈在中央……他拚命地開始把頭中的微細組織堆積起來了。

開幕了。柴珂夫斯基的憂鬱的曲聲明朗地靜靜地由樂隊送過來。指揮者的短棒把他的胸膛一聲聲打將起來。

舞台上是一面的雪。其中，只有兩個黑點，阿涅銀和連斯基，像兩隻烏鴉一樣，對着不吉利的嘴。

他拿出自來水筆，在戲單的一端急急地寫着了。

(對不住，你是眞的愛着西珈嗎？)

戲單輕輕傳到對手的男子的手裏了。他細細地看了一遍，也拿出自來水筆來。

(在西珈，沒有人愛她就等於有人愛她。)

——呵，什麼？兩個人陰謀着什麼？

西珈格格地笑了。戲單仍在她的膝上，左右的傳來傳去。

（別用那無意義的奇論來愚弄我，我是興奮着的。）

（那是我，我更興奮。）

（你想信你能夠使西珈幸福嗎？）

（能夠使西珈幸福的不是我，也不是你。幸福一走近她，就要掛起假面具來了。）

（我不要你來說明西珈給我聽的。）

（你也是愛着她的一人嗎？）

——眞討厭。

西珈突然把戲單揉作一團。舞台上這時轟然一發鎗聲，連斯基的身體像枯木一樣地倒在雪中。

——起來！

他忽然大聲叫了。對手的男人，就像痙了筋的蛙兒的肢腿一樣很不自然地站了起來。西珈也將看戲的眼鏡墜在膝上。他忽然在那男人的腰邊盡力地衝了一下。男人一時站不定，蹌了幾步，就越過欄干，墜到樓下客座的中央去了。「啊啊！」的喊聲。吃了驚站起來的觀客的頭顱，無數的眼睛指看着上面。舞台上剛才死去的連斯基忽然跳起來。樂聲停了。客席的大吊燈光亮起來。叫喊的聲音！

吊燈的電光開始在他的眼裏動搖。一隻力強的手臂摑住了他的肩膀了。失了規度的他的眼裏，映出西珈的蒼白的臉。好像她的感情都由那大大地瞠着的眼睛裏消滅了一樣，無表情的她的臉。像假面具一樣無感覺的她的臉。——他這時知道了她對於現在死在觀客席的地板上，像一個斑點一樣的男人並不抱什麼感情。同時看見了對於爲了她而殺了人的自己連憎惡都沒有的她。

7

街路樹的嫩芽眼看着牠變成綠色了，都會的空氣裏飄滿着春天的芬香。一羣滿身浴着松花粉的女學生，無故地興奮着，說說笑笑，沿着大邸宅的籬垣下走回去。春天到了，其中的一人說着，就像達爾克羅斯一樣地任力舉起兩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的當兒，恰巧把在空中浮游的幾萬蚊子吸入鼻孔裏去了。她鬉着臉皺着鼻子。明媚的陽光，向階下的風呂草的盆花漫漫地射着恩惠的光箭。

調查差不多費了兩個月。換上了春衫的豫審判事，因對於他的犯罪感到了特別的興味的緣故，今朝很早，就同一個年青的醫學士友人開始着密切的自由審查，知能調查，以及精神鑑定等等。下面的會話筆記，是從中摘抄出來的斷

片的底備忘錄。

問　被告的感情不曾受過什麼激烈的刺戟嗎？

答　要知道橋的那邊的她的正體的激烈的慾念，日夜使我的感情跳動。

問　被告確信知道了牠就可以幸福的嗎？

答　我反而覺得必定要變爲不幸的。

問　我想，人間不是爲使自己不幸的事情而努力的。

答　我以爲不確實的幸福是比確實的不幸更不幸的。

問　在被告所知道的範圍內那女人是一個怎樣的性格？

答　她是很會做巧妙的「撲克顏」的女人。但是這不是出於意識的底惡意的。她對於現瞬間外的自己的性格，生活，並不感覺有實際性。她連染着她

的嘴唇的胭脂的手帕都恐怕留在我的手裏。所以她就使說着什麼好聽的假話，在她自己却是確實的影像。她說她是女伶，確實她是曾在什麼舞台上站在滿是華美的花環的中央過的。她說她是巨家的小姐，她確是從不曾疊過被條的驕傲的良家的女兒。這是她的強烈的主觀。

問　被告既然知道這一層，被告不是可以不用再去探索她了嗎？

答　人間是不能夠在他人的主觀中安息的。對於一切的事實總要求很冷酷的客觀性。只說太陽是在地球的周圍轉動，人們是不能滿足的。他們必要將自己的眼睛去坐飛機的。

問　她關於被告所謂橋的那邊的她，可曾說了什麼嗎？

答　說是曾說的。但是像我剛說過一樣，那恐怕都是在那說的當兒映在她的空想中的一排很長的假話。若是從這兒推理地去問她，她一定像離水的貝蛤

一樣地緘起口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都完全像上了鎖的抽屜一樣，老是沈默。

問　那樣的時候，被告是取什麼態度？

答　總是默默地修指甲，或把「百人一首歌」一首一首想出來，……而且我不歡喜像工廠一樣的女人。

問　被告未曾認出自己的意識有些異常嗎？

答　假如有人說我是狂人，那人必定要接受像罵了軋列力阿的比撒的學徒一樣的惡罵吧。

問　被告是因爲碰到女人愛了被告以外的男人的事實而激奮起來的嗎？

答　錯了。她有了幾個情人，她失了幾個戀人，那樣的事和我都沒有關係。因爲她同我會合的瞬間她是實在愛着我的。而瞬間以外的她，在她是沒有實

在性的。不是我以外有了她所愛的男人，是我以外有了愛着她的男人，只有這一層是我心裏最難堪的重荷。

問　被告怎麼曉得被告所衝落的人愛着她？

答　那是因爲他也像我一樣，很想曉得我有沒有愛着她。

問　關於她的貞操觀念，被告有什麼解說嗎？

答　她如果守抱貞操，那不是由於善惡批判，而是由於一種的潔癖，如懷心不要把新買的手帕弄髒，不要弄壞自己所有的東西一樣的。在她貞操是一個影花玻璃的點心盆，如果不意中弄破了，對於那些破片是不會依依不捨的。而且她知道使精神完全脫離肉體的方術。所以比方她說，我是你的了，那是不能算是出於她的純情的。她或者容容易易委身於她最嫌惡的男人也說不定的。或者同她最敬愛的男人在無人島上繼續着淸白的交際也未

可知道。

問　如下了判決，監獄是在橋的那邊的，但被告不想什麼控訴的口實嗎？

答　我願意過橋去吧。我想在那裏靜唸觀音經。然後再拚命來繼續心愛西珈的幻影。

問　你有願事沒有！

答　就拿我房裏的鴿子籠給她做我的紀念品吧。再請你勸他早早嫁了吧。假如有人要遮斷她的幸福，無論是怎麼的人，我也必定脫出監獄去殺他的，就請這樣轉說一聲。

問　比方幾年後，被告出了獄，遇然在街上碰到了她携着仇人的兒子，被告怎麼辦呢？

答　我想那時我必像瓦特•勞烈卿一樣懇切地去給她行個禮，然後在街上倒立

起來走給他們看哪。

問　被告那種的心境是斷念的意思嗎？

答　不是。現在我還像初戀一樣地愛着她。她是我的唯一的戀人。外國曾有這樣的傳說，有兩個相愛的人去登山，女的忽然失足掉下無底的冰河的裂縫裏去了。男的隨把無限的憂愁和懇誠包在黑衣裏，在那冰河盡頭的山麓的寒村中，築了間小屋，在那兒住了一生。據說冰河是以每天走三尺的速力，在人目看不見地流着的。男的要在那裏發見他的十八歲的，像以前一樣的，少女的身體，至少要費三四十年的歲月。這中間他仍懷着女人的幻影，就是風雪的夜裏也在山谷中的小屋裏等着她的回來。即使西珈在一百個情人的中間，爲要忘記忘却了愛術的寂寞，像過港的船一樣，一港過一港，在這人生的冰河底下漂流，我也要永遠爲她預備着最後的食桌，在一

個秋葉亂打，落漠孤寂的小屋中，永永等着她的回來的。

於是年青的醫學士，就關於被告的意識，學力，記憶力，聯想觀念，注意力，判斷力，感情與獸性等等，行着種種的詳細的精神鑑定。

最愛女人的男子？叔本華，含有M字的世界的音樂家？穆索爾格斯基，穆查爾特，宮城道雄：(Miyagi Micbio) 剪髮的美點？風吹時表出動的美。看了沈靜的都會的夜半有什麼聯想？有時想起停止的鋼琴。有時想起飛停在秋空中的無數的紅蜻蜓。等等等……

8

西珈一個人向河邊去的那個斜坡下去。在空中，星光象徵着冰冷的無關

心。她覺得在披的那邊的空中發光着的，像平時一樣的形狀的北斗星，是很不自然的。自己的心地此時已經經過了這麼樣的變化，然而天體却和昨日一樣，依然繼續着永劫不變的行程，而人生又踏着同樣的軌道，這很使她感到一種排斥他人的惡意。她的意識又移到她剛才來的市巷上的暗淡的都會底喚聲去了。

但是，使她變換了心境，把她籠入憂愁的黑闇中的事實並不是由劇塲的二樓墮下來，壓得像一張熊皮的那個拉梵亞鈴的銀行家的兒子，也不是爲了她犯了殺人罪的那個男子的純情。那末？……那是當她領了放在籠裏的一隻傳書鴿，對他說了冷冰冰的一聲再會，從那空虛的裁判所門口出來的時候，所看到的，在往飯店去的柏油舖道上無聲地走過去的一輛來安那。擦過的瞬間看見的男人的臉子。身邊伴着像盛着幸福的「亞剌巴斯多」的酒盃一樣堂皇奪目，梳着隱角式的髮髻的漂亮的新娘。……

那是無論她的行爲是怎麼樣，無論她的食慾是怎麼樣，誰也不能汚壞的唯一的記憶向暗霧中遠去的哀愁。

要把那最後的心歌至少唱給不相識的人們聽的慾望，現在在她柔弱的肉體中，變成爲一縷繫着生的銀絲，西珈望着抱在腋下的籠中的鴿子、抛了溫慈的一眼。

9

一輛馬車向明朗的朝陽裏走去了。裏面坐着的是他和一個像女伶的穿着很華美的輕紗的女人。馬車轆轆響着搖過橋去。他心裏只覺得輕快。站在橋邊的賣花女兒，現着莫明其妙的臉色目送着這奇怪的馬車。鬱金香和菲萊茄的香氣，融化在綠色的春陽裏，由小車窗的鐵網流將進來。

現在什麽都不管了。自己愛着一個女人。只此就好了。就使過了橋去，從這個鐵網的小車窗，到底有什麽可以看見呢。……

三層樓的洋房變爲平房的一連了。處處可以看見這些空地。花園，並列的樹木，灰色的道路。——只有一條的道路，很長，很長，一直延到馬車所往着的地方。忽然在路的盡頭，像不可解的東西中最不可解的象徵一樣，巍然聳起一座大厦。他想這必定是牢獄了。

一會兒，馬車走近門口了。但是門檻上却看不見刑務所的字樣。同乘的女人忽然大聲笑起來。年老的門房，現着悲哀的臉色，靜靜地開了門。銹着了的鐵鎖發出轢軋聲。老人原是在這屋裏想念着他的像插在花瓶裏的一朵茶花一樣地死去的女兒的。臨終時老人走近去的時候，把男人的信藏在枕頭的下面，張着沒氣的眼睛，握了他的手，高叫男人的名字瞑目而去的，是只有一個的年青

的女兒。他想着她最後叫的不是爲父的自己的名字，却是一個平素不相熟的男人的名字，這樣可悲的事實。

10

西珈早上起來，就走到階下出神地眺望空中。然後她回來由小盒子裏拿出一張紙片，繫在鴿子的脚上，再走出庭中，把懷裏的鴿子再緊抱一下，給牠親了個嘴，放牠飛去。鴿子在空中先兜了個圈子，然後快快地像斷了繩子的紙鳶一樣向南方飛去。

西珈看着那開了門的鳥籠。她覺得她的春天從那兒逃去了。她嘴裏緊嚼着綠葉，就翻身倒在草地上。她的眼睛比眼淚更溼着，明媚的陽光便在她的睫毛上畫了一條可愛的彩虹。

新聞社的屋頂上，一個穿着紫色的工作服的少女雇員，拿起一根插在襟前的縫針觸着欄杆，正在想出嫁啦，電氣局啦，這些瑣事。下面的都會的底面，具有種種的形狀的建築，好像介殼在海中一樣地發着光。

無數的傳書鴿羣在澄淸的靑空裏兜着大圈子，正在新聞社的上面散步。牠們的黑影時時從玻璃窗射過。少女忽然看見一隻鴿子，離開了那一羣，棲止在近旁的欄杆上。牠時時張開可愛的小嘴，展動着圓圓的眼睛靜靜地定止着。牠那並不想加入那一羣，像長年養在鄉下的村姑娘一樣，獨自孤離的樣子，在少女看起來是很可愛的。她走近去，牠也不害怕。少女忽然看見那縛在脚上的紙條了。

11

入了四月，我要有一榻凸凸舒服廣濶的眠床，床頭吊起個黑九官鳥的籠兒。我要伏身在床上，手托着顋教鳥兒學話。

願你幸福，

我：流淚。

若是牠，用嘴的重量，老是嘲笑着，我還要說，

幸福是在應當溢滿的地方溢滿着，

眼淚，又是——

若是再大聲笑，我定要使那涸了的聲音，

我哪，我媽哪，

說要我嫁了哪。

再學這樣的話。

12

晴朗的街上，三個碧眼的尼姑，戴着雪白的帽子，擺起黑色法衣的裙裾，遮着黑色的洋傘代用陽傘，慢慢走過。溫柔的會話，似微風一樣地從她們的唇

間漏將出來。

——春天到了。

——可不是嗎。春天一到我就想起故國的風光。我自從來到這異國，已經度過七度的春天了。

——世界中，無論那一國都是一樣的哪。

——我的妹子，一定穿起長的衣服來了吧。

——我常常同母親在喀斯達尼的那林蔭路上漫步。

——望上帝，賜給我的妹子，一個好的情人。

——Amen!

——Amen!

片岡鐵兵：色情文化

山動了。原野動了。森林動了。屋子動了。電桿動了。一切的風景動了。經過了這令人厭惡的經驗，我們村裏的新文明史開始了。這不是說要解釋怪談和文明同時襲擊到村裏來的事。新鐵路施設了之後，村裏也築起車站，明空下，青草上，每天火車要走過好幾趟。春天，在舖滿了這山國的盆地的華麗的植物中間，油漆和油煙的氣味和微風錯雜在一塊兒。迷漫在烟霞裏的外省的鐵和煤。這種感情，使這村裏的今年的春天很是熱鬧……

誰也預想不到車站馬上會變作灰黑色的，因此那車站高聳着，返照着日光，矜誇着青色的油漆。這裏每天一定由都會運來了好些人。對於這層，最敏感的不是在車站馬路傍邊臨時築起來的兩三間的客棧的女主人。而是那在車站附近老現着往時的樣子的，油漆不鮮明的校舍中的小學生們。他們把自己的校

舍的油漆比到了新車站的，才知道牠是已經顏色半褪，受過長年的日月風雨的殘虐的了，但是這個事實却不會造成使他們輕蔑自己的校舍的結果。這個事實有使他們對於新車站懷着尊敬和愛慕心的効果。這樣，他們對於車站的關心竟比對於火車的本身更大。

我囘到這鄉里來已經有半年了。我是把在都會裏被戀愛和放蕩和研究所磨痛了的身體帶囘來的。我鄉裏的家差不多快要破產了。大座的房屋已經在人家手裏，只有後面的一座——也是三間小小的房裏，在那兒住着我和祖母。

我在這裏發見了我和誰都沒有約束的心身。我以爲這就是無限的平和。在這人世中，發見了站在和誰都沒有約束的地位確是一件珍奇的事。那是恰像感到自己的死一樣的一種不可能的感動。但是我是活着。不得已，我每天看

書。

可是，有一天，我的平和忽然要被攪亂了。從都會裏，一封信含着奇怪的香氣來了。

『坐車到你那兒去。另外帶一個人。好像和你們曾在一塊過。知道了吧，他是誰。但是爲什麼來呢，你想不出吧。並不爲什麼。因爲沒有錢了。避開債鬼，到鄉下來療養精神。其次，是想看你——啊，忘了，好久不見了。你好嗎？再會。』

但是，我若爲了這封信而想起許多事，那是自討麻煩的。要來就來，要跟誰來是自由的。這封信裏面是含有許多她的空有的興味氣雰的。但是現在在我冷冰冰的心裏，只映出她是一個悲慘的女人。

在我的陰溼的房間裏已經點了幾夜的紅燈呢？自從那信來了之後，我連時

間的經過都不知道了。那是在一個明朗的午後，我在那美麗的車站迎接了一對男女。

『好久不見了——電報接到嗎？』她先開口，『但是，倘若電報不到，你就不會來迎了吧。』

『呀！久違久違。』

他接着對我招呼。

她所帶來的男人是他，這我並不感到什麼大的驚異。但是，我覺得不好不講什麼，於是便，

『啊，是你嗎？』這樣說了。

他的臉子像同志一樣，崩然地笑了，現着「怎麼的，想不到吧」的表情。

我說：

『我現在住的地方很狹小。住住是可以的，不過你們不大自由。』

『不要緊的，這裏沒有客棧嗎？』她無聊地嘴裏說。

『說得眞無聊，這種調子是和你不相稱的，』我微笑了。

『眞的嗎？但是我可不是本來就是無聊的女人嗎？』

她獻媚地看着我，同時他的眼光變成蒼白，險惡地射在她的髮邊。

『這景色是可愛的，』我忽然地感到。這景色在我是熟稔的，不珍貴的，從前常常有的。她必定在着。我在着。另外一個人也在着。這另外一個人有時是他，有時是他之外的旁人。不時都是她做中心，我和一個人在着——這是在京裏時的我的歷史的插畫。今天久久地把那插畫的一頁只在一瞬間展開了。可是，今天的景色却稍有些差異。我們不是在京裏。現在我們所站着的地方是鄉下的小車站的空闊的庭前。是春光在冷淡地降下來的曠地。這曠地上雖然佈滿

」她的香氣，可是她却顯得比碎斷在空箱子上的桃色的禮鳳還要無聊。

他們決定暫住在車站前的客棧裏了。送他們進客棧之後，我覺得我的任務告終了。

『那麼，我想失陪了，』我開始預備囘去。

『忙嗎？』

『不，沒有什麼。只亂看着書。』

『是小說麼？』他說。

『不是小說，關於音樂的書。』

『哼，奇怪。我記得你是不歡喜音樂的，你也最近買了留聲機了嗎？』

『音樂一向是不歡喜的。留聲機也沒有買。卽使巴代萊夫斯基忽然到這鄉

下來開個會，我也不見得去聽。』

他露着調笑的眼光叫，

『怪話，不歡喜音樂又要看音樂書——你說亂看，可是，有什麼味呢？』

『有味的。只因爲音樂跟我完全沒有關係，所以有味。小說或是哲學定要告訴我什麼。要講和讀者有關係的事。但是，音樂書却是屬於和我沒有關係的知識的世界的。悲多汶怎麼偉大？第五沁馥尼是關於運命的什麼曲？都是無謂的。所以看着不覺得苦。』

他們沉默着，所以我便講下去。

『就不是音樂書，若是不會給我現實的效力的書，什麼都好的。就是紋章學，星座學也——』

『那是使感情愚鈍的讀書吧，』他說。

『還不如說牠是——不刺激感情的知識積蓄好一點兒。』

『戀愛，在現在的你，怕也是無關係了吧？』她冷笑似的說。

『不錯，』我回答。

『眞的嗎？那麼，老A，』她招呼了他。

他顯出木偶一樣的表情。於是她便在我的面前把木偶一樣的他摟抱了。

『不要緊嗎，老B？』

她從那木偶的頰邊，用那尖銳的視線向我這兒射過來。

『不要緊什麼？』我反問。然後靜靜地站起來。

『好，記得吧。』

聽她在背後說着，我走出了那間房。

隔天早上我一直睡到正午的日光照到枕邊的紙窗上的時候。窗外的庭邊似有聲音叫着我，我便醒了。

開了門，看是附近的小孩子三四個大聲地笑着，站在庭中的櫻樹下。是了，今天是禮拜，我想着了。我起初回來的時候，曾一次給附近的小孩們講過歇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從此，孩子們便把我當做朋友一樣，時常來找我。當然，覺得麻煩時便不大去管他們，所以他們也就漸漸地不來。今天是好久不見的了。

『叔叔，剛才，叔叔的朋友，從田畔走到山裏去了。』

『叔叔的朋友，誰呢？』

『昨天叔叔不在車站上同他們講話嗎？』

對了，我心裏想。這些孩子對於車站是比誰都要敏感的。首先吸收那從新鐵路運來的一切的色和香的是小學校的孩子們。從這鐵道來的一切都會的的東西，要首先浸潤這些小學生們的心，然後才變作村裏的東西。

『他們怎麼啦，』我心裏低聲說。在滿庭的開遍了花的幾株櫻樹下，重疊着的孩子們的臉子嘻嘻地笑了。

『有什麼好笑？』我發聲問。

『叔叔的朋友呢，不好笑嗎？』

『他們幹了什麼給你們看見了嗎？』

櫻樹下的臉子這時一齊大聲笑起來。

我把紙窗關了。白天的微暗在我的身邊造起了陰影。我覺得我好像剛由孩子們的心裏接受了什麼有彈力的東西的投射。那是什麼我可不知道。但是，孩

子們必定從那對男女的身上看見了什麼。不然就是孩子們從那對男女敏感地吸收了什麼。總之我覺得那對男女的影子，用孩子們的心做了媒介，襲到我上面來了。

那麼，不是他又在孩子們的面前做了木偶嗎？

昨天，我親眼看見她抱了木偶。但是那在我却不是刺激。然而，現在，我却有了和昨天兩樣的感覺。濾過了孩子們的新鮮的幻影的她和他，用別樣的感覺衝到我胸膛裏來了。這是什麼呢？滿庭中的無數的花片是陽光的斷片。那些孩子們的臉子是在光亮的無數的斷片下笑了的。關着紙窗，我一個人在房裏。我覺得現在已經活潑地，眩目地藝術化了的她，好像在我的身邊發散着什麼妖豔的香氣——

激烈的香味感到了……

『吃驚了吧，昨天。』

午後他一個人到我來家裏找我。

『也不大吃驚。那是她常用的手段哪，』我應。

『不是她那種妖婦式，我就要上勁一點的呢。』

『不是很起勁了嗎。專誠地帶你到這樣僞僻的地方來。』

『是的，正是這樣，』他忽然現出悲哀的臉色。『你大概全知道了吧。她爲什麼到這兒來，我又爲什麼同她來——除了一件事情以外，你是什麼都知道的。』

『除了一件事情？哼，那也不見得不知道。她是逃避債鬼來的。』

『錯了。回來了，那傢伙。』

『那傢伙？』

在這兒我感着了奇怪的神秘的不安了。那傢伙就是常久去在滿洲的她的丈夫。我還在都會時，像我們一羣的中心一樣地任意舉動着的她，有一個丈夫是不能隱瞞的事實。那丈夫到滿洲去了之後，她便趁着他的不在自由地行動了。『丈夫囘來時一定會殺死我，』她時常這樣說。那傢伙年青的時候聽說是個有名的不良少年。和人打打架就殺死了人的經驗是很多的。他不在時的她的不正當的行爲，有了他的友人的報告，就是在滿洲的他也會知道的。『你的生命是只在我囘來的一日以前，你要預備好，』這種信不是他的空嚇。他不是個空嚇人的漢子，是她最明白的。我的朋友說：

『他囘來的兩三天前她就離了家來匿在我的客棧裏。但是她漸漸患了恐怖症，時常受被殺的幻影的恐嚇。後來她竟說客棧的女僕是西太后。西太后！不

要笑她由滿洲引起西太后來的無學。其次她就開始做妄想說回來的丈夫糾合東京的中國浪人來探索着她。因爲住在東京一刻也不能安寧，所以要我同她一塊兒逃走。要逃走，我想不是大阪，就是名古屋，不然就是福岡——總之誰也想不出是這山奥。但是她說大阪，名古屋，福岡都有中國浪人，一點不肯聽話。終於就定了你這鄉下了。你說我是怎樣的笨漢呵，從從順順地陪她到這兒來，可是，我……』

『不，不是你笨。總是她笨，沒有法子的。不是你的笨誘你到這兒來的，那是一種不好說明的奇怪的執着力。但是你安心吧，無論她弄什麼策術，我總不會陷入她的術中的。第一，我是生理上的無能。又是精神上去勢了的。我沒有感覺她的魅力的動機。在我，一切的東西是中生的存在。她又是此時還在想中國的女性代表是西太后的傻子。而一切的傻子在我是醜惡的。』

『但是她必然取你。她是帶我來刺激你的。我最初注意到此事，是昨天在你眼前和她接吻的瞬間……她這樣地焦急想取你回來。她一定取你。』

『她一定取我，或者是的。但是，她必定馬上要捨棄我的，何以呢，因爲我已經沒用了。我是不到音樂會去的音樂研究家。』

『不，那樣說也沒用。你的……，只是幻影。是自己陶醉。就使不然，她也知道一切……』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把她的什麼都熟知了，可是，她不知道這種神秘術。』

我想起半年前我還在都會裏的生活了。我們幾個人是像開在都會的蒼白的皮膚上的一羣芥蘚的存在。用她做中心，我們ABCDE五個青年同盟做着神經和肉慾的奴隸。但是當她的感情暫時向我一個人集中的時候，我忽然離了他們的一羣回到這故鄉來了。我要脫離我們叫慣的綽號「深海的電氣鰻」的她的

魅力，我的苦痛不是家常便飯似的。

但是，時候已經過了。我不是昔日的我了。我在這村裏的破屋中和誰也沒有關係地呼吸着。這是一種，除積蓄無用的知識以外，生着的感覺差不多沒有了的生活。

『D結婚了。E死了。C愛了一個少女。剩下來的只是你和我兩個人。我只打敗了你就好了。然而……』他開始熱情地說。

我制止着說，

『不是，還有那個傢伙呢？』

『那個傢伙——對啦，』他呻吟着說，忽而自慰地，『但是，她是在永遠逃避着那個傢伙的地位上。』

然後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

『可是，我總不解這個疑問，你爲什麼那樣忽然間從我們的羣裏逃避了呢？』

『你剛才說C同一個少女墜入愛情。C這個傢伙是那樣地健康的。受了她的魅力引誘確是病的境況。』

『但是，我不想你是那樣的健康的，』他冷笑似的說。

『或者是的。但是，老實對你說，我因發見了一件不快意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離開了你們。』

『不快意的發見，什麼呢？』

『是生理學的發見。然而是不懂生理學的我的發見。』

『那麼到底——？』

『她是一個美麗的媒介者，……』

『病毒的？』

『不是，關於「普魯多泊拉斯姆」的。』

『「普魯多……』

『Proto-plasm。(原形質——譯者)喂，你不認出你和我在極微妙的肉體的陰影中有一部共通的地方嗎？就是說，你不常在我的身上感到你自己的影子嗎？有時在眼睛和頰上的皺紋裏，有時在鬢的動搖裏，在一瞬中搖曳的表情的點裏，你不感到我和你有相似的地方嗎？』

『唔，……』

『我是感得到的。我發見了你和C，D，E，不曉得什麼時候也互相有了共同的肉體的陰影。我們各各俱有A，B，C，D，E，五個人共同的影子。這到底是什麼呢？我想。結果我得到了她是一個美麗的媒介者的假說。那麼什

麼的媒介者呢？那是我們五個人的各各的原形質的。這是我的直感，在沒有生理學的基礎的一點。但是，無論怎麼樣，那是我的實感，是可以承認的。自從有了這個不快意的發見，我便忽然開始感着我們的關係的醜惡了。』

但是，這時他急忙看着手錶說。

『那末，我失陪了。』

『她等着吧。』

『不，她和我同時出了客棧，途中碰到了一團的小學生。這時在小溪的堤上玩着。』

『撫弄弄小學生也是很好的。』我苦笑。

從門口將要辭去時，他諷刺地說，

『但是，假如這村中的小學生都和你一樣地變了「普魯多泊拉斯姆」的交

流體，那你怎麽樣呢？」

「傻子！」

禮拜一的午後，猛然一陣轟轟的聲音響到我書齋來。那是很像在燒着很多的玻璃的碎片一樣的唱歌。當然我曉得這是由附近的小學校的校庭裏來的。我以爲是孩子們看熱了運動競技舉起來的感動的叫喚。但是我感着不安，站起來開了臨視着小學校的窗子。隔着一片紫雲英的田野，由窗邊看得到半里多路的那邊的小學校。學校的這面是村裏的街道。

小學生們從校庭的柵子間伸出無數的頭，望着街路大聲呼喚着。街路上是他和她挾着腕臂走着。

哇——啊！

忽然他和她在路上站住了。兩個人湊近去相對着面。一瞬間，剛才的「哇——啊」一的叫聲停止了。春霞飄動的山野和這兒的世界的一切都在靜寂中，好像鼓動被切斷了一樣。他和她接吻着。

從原野那面漸漸走近來的火車的響鳴，像從地獄底下湧出來似的傳到耳邊。車列來到小學校的後面的長的鐵橋時，就把那組成的鐵板急速地喫得隆隆地響鳴。同時小學生們也便更大聲地高舉着歡呼。車列還過不了鐵橋，長長的歡聲又繼續起來了——

還是四月。陽光在野花的上面鱗躍地亂舞着。世界喊出那從瞬間的假死蘇生起來的歡呼。

我也想從這樓上的暗暗的書齋走到他們那兒去了。

街道上的兩個人，這時又開始繼續他們的散步了。無數的小學生們離開了那欄子，便在白色的運動場裏亂跳亂舞起來。無數的帽子向空中被拋了。帽子在空中打了幾個圈子，落到小小的手中，忽又向青空中飛上去。

這時由車站裏響出開車的汽笛聲，同時好像用這個做記號似的從校舍中前後地跳出四五個先生來。他們像要把在那裏跳着，拋着帽子的學生一個個抓了去。學生們左右逃避了。穿着黑色的對襟服的先生們好像很生氣的。他們一抓到學生，便很暴亂地，用手掌劈劈拍拍地打起小孩子的屁股來。

但是，不一會，上課的鐘聲明朗地響了。

那天整天我的肚裏不時留着的哇啊的歡聲，由我身體的內部奇癢地鼓着我的耳膜。

我以爲，爲了小學生們的歡呼，生出病來了的。不，我顯明地感到那對無

規紀的男女的性慾，濾過了小學生的歡呼，在我的血管中不知道注射了什麼。

入夜了。我受了衝動，很想到客棧裏去找她們。我疑心我身中像有毒素的幼小的靈魂藏匿着一樣，靜靜地聽着耳邊的歎聲。

但是，想不到，她竟來找我了。

『你一個人嗎？』我問，『老A一個人留在客棧裏不覺得苦嗎？』

『覺得苦？那有這種怪話？我們的中間不是從沒有那種事情的嗎？』

『那——是在東京的話。但是，這兒是鄉下，不嫉妬一點是無聊不過的。』

『以前，你是不會這樣想的。無用的，變做了鄉下人……』

是在樓上的書齋。我想起了今天的我的狀態，感覺着危險。我故意把向着庭園的紙窗開了。

『夜櫻阿！』

『管牠幹嗎？』她連回頭都沒有，『老B，你變得多了。我是拚命地來的。我知道不叫你帮帮忙是沒有法子的。這你也是知道的。』

她扭着腰湊近我來。突然我覺得滯在我身內的小學生的歡聲，一時停止了。我站起來把燈熄了。

『你……』她含怨細聲說。

我蘇生了。我把手擱在她肩上——可是，室裏沒有燈光的此時，庭中的櫻花，映照着月光，把階下一面塗得銀白出來了。我想沒有法子了。同時我覺得有許多光閃閃的小孩的眼睛在夜櫻中窺探着。

那些敏感的少孩們！是什麼時候，溜入庭中攀到櫻樹上去的呢？那是來偷看我們的秘密的幼小的靈魂。靜寂寂的晚上，櫻花皎潔地，動也不動。我像對

着很多光閃着的眼睛衝去似的，煽起她的熱情。

『我怕，怕，你的臉怎的這樣可怕？』她叫喊着。

但是，我覺得怕的是我。怕也無用了。我在她，和半年前一樣，不過是一個奴隸而已了。

不，我不過是一個小學生呵。

…………………………………………

…………………………………………

隔天，我家裏後面的紫雲英的田裏，來了四五十個放課後的小學生，紫雲英長得很高，田裏現出一面是花和日光的織物。四五十個小學生分作兩組一齊舉着哄聲，混亂地打鬪起來。鬪一鬪就重疊地滾在花上。「哇哈哈，哇哈」，他

們不絕地笑着。田裏所有的花都被幼小的肉彈壓壞了。植物的羣衆，花瓣碎了，莖骨折斷了，葉翻出了裏面，舉着無聲的悲鳴。但小學生們仍是重疊地在那上面滾動。受了傷的植物的血，青色的雲一樣地在地上飛動。哇哈哈，哇哈哈。紅色的花瓣的斗形因悲恨變成蒼白。由被折了的莖骨發着青色的氣味。被折了的莖骨和將在被折的很多。所以發出來的青色的氣味了瀰滿了田野的空中。陽光眩耀地下注着。在這兒，像在什麼宴會的場裏一樣，一切的東西都似乎一刻一刻漸漸地瘦了下去的樣子。在這盛會的餉宴裏，在這豐潤的陽光裏，有隱隱地變蒼白了去的存在！哇哈哈，哇哈哈，少學生們笑着，並不想停止這個奇怪的爭鬥的遊戲。他們的活潑又激烈的呼吸，在那漸漸地失去了新鮮的花原上，互相混交着，把節奏亂了。少停，他們便用手把脚下的紫雲英亂暴地扭起來相擲。這時，花和葉和莖骨的子彈像無聲的雹一樣，在空中交飛了。雹卽時濃

厚地快速地亂飛着。就使牠們在空中融化，因爲植物的雹太多的原故，或者也有超過飽和的程度而殘留下來的花瓣。但是不一會雹勢却衰了。忽然日影來了。陰鬱的春天包蔽了他們的亂舞。小學生們已經不笑了。不覺力盡，不再打鬥了。他們倒到花上去。倒下去的人的數目急速地增加了。倒下去的人的身上花片的霰下來了。雹也全不飛了。一切的少年都把身體在花草的上面平伏了。

然而，這光景不知道爲了什麼毫不使我歡娛。關了紙窗，回到房裏之後，我的心中好像還有一點不清爽的陰影。我覺得我已經和小學生沒有什麼關係。同時我感到了已經取回來了的我。我覺得昨天以來的我是醜惡不過的。我看了小學生們剛才的遊戲，便想起那曾在我們五個人中間發見的「普魯多泊拉斯姆」的搖曳。今日的發見不是關於血的。而是關於更深的神秘的東西。我和小學生

們被新鐵路帶來的運命這樣醜惡地播弄着，這我用不快的心反省了。那麽，我怎麽纔好呢？不，我不怎麽也好的。我是安心的。我是從她的魔力把自己解放出來了的。像前天一樣，今日起，我又是一個憎惡音樂的音樂耽讀者了。

「有什麽用着我嗎？」

在門口迎接着她的我說。幸虧是早上，小學生們剛在上課。今天是從他們的監視中解放出來的。

「你說有什麽用着你——」

她展着怪異的眼睛看我。

我依然維持着冷酷的臉子。

「我此刻在看書呢。」

「啊，是的嗎。」

她的臉忽然變成冷冰冰的，繼之，變成蒼白的。暫時站在門口，嘴唇戰慄着。一會又復了常色說。

『眞會說謊。』

她笑了。但是她的笑聲還未消失以前，眼淚已經潤濕了她的眼睛……

『就叫我上去也有什麼妨害呢？別利用人家的弱點，這樣虐待人！』

『老A呢？幹着什麼？』我稍放柔了聲音問。

『跟後就來了。我——是先一步出來的。……一塊兒來就好了。』

『沒有法子。上來吧。』

我叫她到樓上來。

『你剛說我利用你的弱點。這到底是從那兒學來的感傷的口調？我們的中

間，也有什麼弱點不弱點嗎？你也在不覺中染了鄉下的空氣了嗎？」

我這樣說着，也不想去詰難她。我除講些沒有感情的冗辯以外，一點也找不出這對座的興味。

『你雖這樣說，但是替我想想看。我，自從他從滿洲回來之後，連一點膽量都消失了。』

『想必被殺死，那是你的誇大的妄想。』

『不，我一定會被殺死，就是不被殺也要發狂而死。』

『怎麼說呢？』

『你說怎麼說，他們不是尾隨着我嗎？隨便你逃到什麼地方也沒有法子的。他的手下日本國中到處都有。他們就使此刻到你們這村裏來，我也可以得到你的救助，而且，雖說有許多手下，也不想會到這山村裏來的，但是我知道

這也沒有用了。」

「你若是怨我不聽從你的意思，那儘管去怨吧。」

「不，不是那樣的。我老是不能安心，他的搜索的手不是已經到這村裏來了嗎？」

她眼裏現着深深的恐怖，急忙縮了身子。

「傻子。那麼傻的——不是好像怕着自己和自己的影子一樣的話嗎？你這麼樣。」

「不是，因為你不知道他，所以覺得這樣安然。說起來，眞可怕，他把殺人不算做什麼一回事。就是殺了人，必要時也有脅他出首的部下。而且在滿洲時不知道做過了什麼把血看做像屁一樣的危險的事體，所以回到日本來，這時不知道怎麼地餓着人血呵——就說，」在這兒她急忙地縮細了聲音講下去，「

就說前天晚上，我一個人到這兒來的時候，對啦，就是那天晚上，我初次知道了我就是藏在這個村裏也是沒有用的……』

她小孩子似地嗚咽起來了。

『那晚，怎麼啦——。那晚不是你也滿意地囘去的嗎？』

是，那晚。』

她拭着眼淚爽朗地笑了。

『那晚，眞不錯，我眞快樂——可是那是我的錯誤，那時我是在快樂的夢中。但是我覺得從庭中的朦朧鬆肥的櫻樹中好像有很多的人在窺探着我們。那時候因爲我尙在夢中，所以也不去管他就走。夜月的路上，吹着爽快涼風，我一個人走囘客棧。但是剛走近客棧還有百餘步時，我聽見好像背後有許多脚步聲音。是什麼呢？我想囘頭去看，但急忙又停止了。怎麼呢，因爲我知道那脚

步聲必定是追趕我來的，假如我一回頭，被他們看見了臉，一定不大好的。那時我忽然想起了，想起我在你樓上睡覺時，覺得從那庭中的胖大而又白濛濛的櫻花中有許多人在偷看着我們。這樣想到了那櫻花中星光似的發着光的東西，我便覺得毛髮悚然。那光閃着的是眼睛！是眼睛！追逐着我的眼睛！那時我早就拚命飛起脚來走進了客棧門。飛也似的登上樓梯，走進自己的房間時，猛然兩隻眼睛，炯炯地——」

她在這兒再朗然笑着，

「可是這眼睛却是老A的。就說是老A的眼睛，那時却也眞可怕，凄然有光。他把那晚的我和你的首尾掘根掘葉地儘管問，但是我那有心情。我說我怕，怕，只顧拚命滾入他的懷裏，呵呵，呵呵。」

我很想把那在櫻花中發光的無數的眼睛，不是她所怕的追逐者的眼睛，那

不過是充滿着好奇心和智識慾的高等科一二年的男學生的眼睛的話說明給她聽。但是我不。她的恐怖結局在我是有利的。她的丈夫的手已經伸到這山中來了，這個幻影可以使她不能長住在這村裏。這在我是很爽快的事情。就是那些可憐的小學生們的心理也可以回復健康，我相信。無論她受着什麼幻影的苦惱那是跟我沒有關係的。我想她那樣的存在，爲這世上的健康和衛生起見，結局是沒有的好。像她那種除了肉感以外連行動的動機都沒有的女人的存在確是醜惡的。是汚濁的本原。是臭惡的本原。

『那麼，打算怎麼樣的，假如不能住在這材裏——』我冷冷地問。

『你這傻子，何必呈那麼一種臉呢，我本想逃避的。』

『這一次到那兒去？』

『管牠幹麼？不如說再會吧！就是今天我也想走的。』

在這兒，他來迎接她了。

爲要送今天走的他和她，我便到他們的客棧去。我一踏進房門，就看見他們，把皮箱放在房的中央，急忙地整理着洋服。

『沒有什麼行李的。』

她說着開了皮箱看時，却是滿箱糖菓。

『這麼多的糖菓，帶來幹嗎？』

『我也想不出。但是也沒有什麼想不出。怕旅行中不自由而帶來的，因一直到今天沒有去打開來看，所以連吃都忘了的。』

然而，此時，他們住的樓外的街上，忽來了一團從學校裏回來的學生，口聲聲不知道呼喚着什麼，停留在那兒。這個給我們知道了，她便含着微笑站

起來，走到紙門外去。孩子們看見站在樓上的迴廊的他們的戀人，便急忙沈默了。那沈默是充滿着於不知道什麼的，眼看不出的香氣和色彩的熱望的。她是挾着糖菓盒子的。她的雪白的手，在欄干的上面，像柔軟的橡皮一樣地渦卷着。五色的糖菓——紅的，青的，黃色的，透過日光，像搗碎了的彩虹似的降到孩子們的頭上去。

在那五色的寶玉的降雨中，幼小的羣衆紛雜着，舉着喚聲。但是當那盒中的糖菓，有的積在孩子們的手中，有的消入口裏，有的碎在地上漸漸缺乏了的時候，她的全身也好像漸漸變了纖細，漸漸變了蒼白。忽然最後的時候到了。她尖銳地叫喊着，逃囘室裏，便倒身平伏在鋪蓆上。

「怎麼啦？」他吃驚問。

「快，快！……」

急速的呼吸的波動直打到肩上，她斷斷續續地說。

『糖菓。在中日閃動。炫耀得我眼都花了。我也漸漸地精神昏起來，但，忽然從我手裏落下去的糖菓中，我看見有兩顆只是停在空中，老不下去。那是兩個銀白的糖菓。我生出氣來，又怕着，想把牠擲下去，夢中只把糖菓儘向着牠們擲去時，我纔知道了。牠們不是兩顆白色的糖菓，而是兩隻發談的眼睛……從那車站的陰影之下凝視着這兒的眼睛。那個傢伙的眼睛——快，快逃吧！』

她在明亮的日光中頻繁地落下去的五色的糖菓的交錯中發見了一對靜着不動的眼睛！她說他早既連這山中的車站都張起羅網來了，頑固地不聽話。

他們一刻也不能夠遲延了。但是，假如那個傢伙在這車站，他們是不能從這村裏坐車的了。

『你是被幻影追逐着的。靜靜地安着心吧！車站裏那麼可怕的外省人是一個也沒有的。』

我雖然這樣說了，可是不能把女人的恐怖從她的頭上趕出去。

假如眞的要避去那個車站，他們除非走路跑過村裏的山巓，由前一個車站去坐車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的。

新鐵路在這山國的烟霞的深處散布着黑烟和油漆的氣味。塡滿了盆地的春天的植物的中間，火車悠然地匍行了。村裏的文化，像開在偏僻的地方的新店一樣，在都會的化裝品的商標的美學上漸漸地有了基礎了。然而在村裏的幼小的靈魂上先種下去的，却是戀愛的文化的形式。這文化的流入的形勢，是像掌管病毒的猖獗的，惡魔的精力一樣地激烈。但是這形式却沒有由都會來的便宜的白粉的商標圖案那麼新。只因爲牠帶有了病的支配力，所以有裝飾着村裏的

文化的第一頁的資格。

而這第一頁在無限的展開的預想中告終了。從客棧的後門逃出來的一組都會的幽靈，不一會來到村界的山道上，就和我告別了。那是沿着夾山的溪谷，向深林中進去的一條山道，我一直看到他們的影子向森林中消失了之後，才一個人坐在路旁的石上，很久很久，出神地浴着日光。

我忽抬頭看上空中。看那山巔。

山巔把那和溪谷中的山道平行的山背，在青空下描着緩緩的曲線的波紋。忽然我瞠目而視了。在那鋪着柔軟的青草的山背上，一隊的小學生螞蟻似的連續地跑着！他們是在追趕那從溪谷去的他們的戀人，戀人的靈魂，由山背抄着近路。在連綿的山背上，連綿的小學生的行列，追着無限的幻影，無限地向青空的那面潑剌地走動過去。

橫光利一：七樓的運動

今天是昨天的連續。電梯繼續着牠的吐瀉。飛入巧格力糖中的女人。潛進襪子中的女人。立襟女服和提袋。從陽傘的圍牆中露出臉子來的能子。化粧匣中的懷中鏡。同肥皂的土牆相連的帽子柱。圍繞手杖林的鵝絨枕頭。競子從早晨就在香水山中放蕩了。人波一重重地流向錢袋和刀子的裏面去。罐頭的谿谷和靴子的斷崖。禮鳳和花邊登上花懷。

久慈提着一羣羣進行過來的鈔票，逃避着競子的視線。她的眼睛從香水中反射到賬櫃。

『好，你這個人！』

『此刻是午前哪。』

能子在陽傘的中間痛快地微笑。她在一對新婚的少年夫婦的眼前，像要說

青春就是這個樣子似的，把鵝絨枕頭劈拍地打着，

『是，是，這個是很牢的。』

當然，能子不記得什麼。昨夜監視了競子和久慈半夜囘來。目的是要妨害他們。不是因爲她愛着久慈。是要用嶄新的諧謔壓倒競子的漫了半世紀的肉感。她把賣了鵝絨枕頭的錢拿到久慈的身邊去。

『晐。』

『呀。』

『稍稍看一看我會怎麼呢？』

『等一下子。』

競子用脚踩着地板，想，賣三瓶香水就可以向久慈的傾帶吹噓三次。但是這個發獃的「西客拉曼．奥廸可郎」却可惜地發着光。能子要檢驗競子的肉感，

故意由她的臉前走回來。

『你像是很忙。』

『可不是嗎！』

和合着鈔票進行曲，百貨店向中午沸騰。電梯的僕歐在那七層的空間中上上下下地消磨着一日的時間。

久慈不是爲着生活來貼坐賬櫃的。這百貨店業主的放蕩子是爲要創造永遠的女性而來的。生活在他是像虛僞一樣的方便。他是要把這七層的女店員一個個嘗試的鐵鏟。永遠的女性在他是聚積而成的。競子是胴體，能子是頭。肩膀和手足還在七層的氈子和檯子中行動，容子，鳥子，丹子，桃子，鬱子。他一個月的零用錢是二萬元。從百貨店的七層樓上向街路上散下去，恐怕電車和汽車的速力也要鈍慢的。

久慈上了二層樓。鬱子在半襟中像胃袋一樣地動作着。她在久慈是永遠的女性的右脚。但是肩上背着他，一脚把監督穿做靴子跑却也是有趣的。

『呀，久慈先生，眞熱哪？』

『下面更熱。』

『這兒也很熱。』

『給我再笑一點兒哪。』

『但是，我冰水也不能喝哪。』

久慈給她一張十元的鈔票，登上三層樓。像牌號紙一樣地埋在信封中的是輕佻的桃子。

『你不再活動一點。』

『可是，熱哪。』

『可是，你手有帕吧。』

把十元的鈔票包在手帕裏丟了給她以後，久慈便上四層樓去。夾在婚禮用品的大鍋小鍋的中間，丹子流着汗等着日暮。

『嘿，怎麼，不停就走啦？』

『今天不是沒有人嗎？』

『所以，停一停不好嗎？』

『沒有人，是會引人眼目的。』

『不便於急忙要上五層樓吧。』

『四層就疲乏了，是太無意志。』

丹子是像俾女一樣地饒舌。在這兒被她揪住，五樓的會話就要短縮了。把走開費塞入鍋的腹內，便急忙上五樓。鳥子像有刺的花一樣地浮在金屬物中。

她向走近來的久慈舉起指頭。

『今天不要開玩笑。』

『我，休憩時間呢。』

『可是，我，還不是呢。』

『剛到五樓就被踢了，怎麽下得去呢。

『走開一點哪。』

『這麽離開着的，不會流汗的吧。』

『那兒不是有人窺看着嗎？』

『那麽，這個多少錢？』

『咳，那是三毫五。』

久慈買了一只剪指刀，給了十元的鈔票。

『找錢，就送上公館。』

上到六層樓，笑着的容子鏡中竟有五個。

『那一個是你？』

『嘿，今天的巡禮眞早哪。』

『所以，我說練習應該要的。』

『所以能子變了那麼地饒舌。』

『那是你哪。』

『我變了饒舌的了嗎？』

『我聽到人家說着哪。』

『那是因爲我在六樓。』

『離了人家獨住，是會關心下界的。』

『我不要在這兒變了一個老媽媽。』

『不，凡事都應該從高處着眼的。』

『可是，高處，男人不常來的呢。』

『不錯，你，今天是滿分。』

兩張的十元票，忽然塞入容子的腰間。

『嘿，打算走了是嗎？』

『時間到了。』

『那是的，下面好納凉，又有濕氣』

急轉直下，久慈運動了後就從七樓搭電梯下來，他走近了能子的旁邊。在他，能子是個勁敵。在這「永遠的女性」的頭腦，他的十元票從未曾見過一點的効力。所以他的心理學一到此地就錯亂不對了。他好像輸了錢的癩人一樣地把

十元票在她的面前疊上去。但是，能子的話是這樣的。

『先生，先生怎麼給我這麼多的錢呢？』

『因爲不見得你要收去。』

『那麼，我收了。可是，你眞傻呢。』

『不，是你比我聰明。』

他的誘惑，她什麼地方都跟去的。但是，她却不曾一次被他誘惑過去。

『先生，先生怎麼不知道我的心事呢。』

『知道了，那就不行了。你可一個人逆着百貨店的法則進行好。』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這麼多的錢嗎？』

『不，那是你看輕金銀的賃金。』

『但是，我是看輕你給我錢的。』

『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不要因爲我給你錢就把我當作一個傻子。』

『可是，這麼來，不一會你是要變做像金錢一樣的。』

『就所謂，不像是人？』

『對啦，你是金錢。只是金錢。』

『這却把我當做鬼了。』

『可是，那不是你的願望嗎？你是好像一個用金錢來試驗人們的感能會發達到什麼地步的機械。喂，你從我這兒得到了什麼參考沒有？』

『你，在現在的百貨店的收入總數，是不知道的。』

『那麼，我幫忙你用功一點吧。慢慢，我把從你那兒得到的錢分給我的同事。那麼，貨品的能率就增加。那麼你就多得到錢。那麼，我也多得些來分給她們，這樣，你就在這中間練習飽滿許多種類的女人。現在是你的過渡期，所

以我來靜靜地看着。那麼，我現在暫時是你的溫柔的監督了。』

『再不當心，你恐要變做社會主義者了。』

『對啦，我是你們這兒的勞働者。我要說「全世界的勞働者，團結起來吧。」的。可不是嗎，我從早晨八點起老是站着。像你一邊運動着，一邊登到七層樓，一張張分着鈔票，然後下來帶競子坐汽車兜風一樣，我不想信那是什麼新的工作。』

『那麼，新的工作在什麼地方呢？』

『有，在這兒。你拿張鈔票出來看。』

『好啦，那種手段我知道了。』

『你的豪處是在這種地方。』

『什麼，再說一遍看。』

『嘿，又來了。你同我正好一對。我雖然常常把你當作傻子，但是我可以這樣，也全是爲了你的人品。到底你是運動七層樓的，又豪爽，又濶達，又有理解，又良善，雖是明朗地光耀着，但是沒有半點傲慢的地方。』

『嘿，又要一張了。』

『你這個人，不要這樣。這是你的壞處。可惜你運動的好處都完了。』

『但是，被迫了，不是叫他閉嘴安全嗎？』

『因爲你拿用於別的女人的手段用到我這兒來，所以我要窘迫你。我拿你的錢只是要幫助你的生活。散錢是你的總生活。』

『你可以說是粗蠢的女人。你的敎正我是很感激的，可是你對於我的散錢總也要表示一點好意的。』

『但是，沒有表示好意的時候哪。我稍爲撒嬌，你就說：又要一張了嗎？

那麽，就是撒出來的愛嬌也當不起。我知道你在你腹中塡着我的愛嬌的分數。從這兒起，你要記得我若是撒嬌了，就是看你不起。』

這樣的是能子。久慈拿錢創造成的永遠的女性的頭，不時都搖動着。久慈碰到能子，世界就轉變新鮮。她是酒。他是描準能子的嘴唇傾倒過去的患者。

水滴型的汽車，用那膨脹的尖端，像落下街道一樣地疾馳去了。是久慈同能子要到旅館裏去。高架鐵橋的腰下。指着描寫在鐵的皮膚上的粗大的朱色的十字，能子說：

『瞧，我怕那個哪。』

久慈回顧的時候，從鐵橋上一列貨車驀地進來了。擦過去的足踏汽車。電車的腹部。擦過着巡捕的兩手運貨車跳了起來。在運河的水面上光耀着的都會的足。在水溝口休息着的浚渫船。

『喂，我愛那個。』

旅館裏，從墊子中出了百貨店的氣味。久慈卸了上衣去站在眺台上。兩隻鵝像做着夢一樣地游泳在噴水的圓池中。

『呀，你瞧哪。那是古風的戀愛。我一看見那樣的就想拿鵝絨枕頭狂亂地打他一下。』

『你像沒有情緒似的。』

『對啦，我一看見那樣的鵝，就想在這欄杆上翻筋斗。』

『我同你相反。我先在這兒抽枝香烟。』

『在你，進化是沒有的。假如我是你，除了吊死以外是沒有辦法的了。』

『假如我是你，我還是到刑務處去的好。』

『那麽，我和你是沒有希望的。我雖然在做着這種事情，可是我還想明天

早上在電車裏不被人踏了足。』

『可是，我很歡喜你。』

『啊，再講得好聽一點也罷。』

『不，你這麼一說，我倒害羞起來。』

『我，看到你的臉子，就想不應該不給競子說一聲才來。』

『競子是競子。』

『能子是能子嗎？哪，你看看哪。我今夜是來洗臉的，不是女店員了。鵝們也那麼溫柔地在兩個人的臉前游泳，我，我就踢一踢此地的僕歐有什麼做不來呢？』

『不，今夜，請你靜一點兒。』

『我愛你哪，這麼樣地，就說這麼樣地也……。呀，那是許愛拉若爾持，

哪，看哪。」

能子捉住站在石上的久慈的手，揪他下來，就跳舞起來。

「你眞粗暴。」

「是你的店不好。我稍爲任性一點，頭骨就痛起來。我若是靜靜地不動一動，就變成像草一樣要傷風了。」

「那眞野蠻。」

「野蠻人，我却很喜歡。看他那裸體，身體就像風一樣地擴張起來想飛他一飛。」

「那是因爲你沒有進化的原故。假如我是你，除吊死以外沒有辦法。」

「哈，是你沒有進化，所以這樣說的。輕蔑野蠻人是文明人的缺點。」

「那麼，你最好同你父親結婚。」

『嘿，你好像不知道結婚是什麼東西的。』

『別開玩笑吧。就是像我這個樣子，結婚一事却還未曾幹過。』

『那麼，請你自由吧。那時我要偷看你的臉子，看牠像不像野蠻人的臉子一樣，說：哼，結婚大概不過是這樣的。』

『那麼，最好是同我來結婚看。』

『你別用那麼樣可怕的臉色說。結婚我是不用的。』

『呀，我從不想結婚是這麼樣費事的。請來吧。』

能子用着扇子徑往久慈所指的房間，像呆笑的假面一樣地進去。久慈一躺上房裏的鵝絨枕上，就默默地用指頭輕打着能子的膝頭。

『你好像不很喜歡我的衣服。可是這却是你店裏給我的呢。』

『嘿，眞是這麼要緊的衣服，我就再給你一件也好。』

『好，就請你給吧，我會合着你，就很想要衣服。這必定是因爲你太高尙了的原故。假如你是野蠻人，我必定在你的臉前裸體跳舞。』

『我正想看你那麼樣。』

『你只在那樣的時候，對野蠻人表示好意。』

『在這鵝絨枕上並睡，不要講什麼野蠻人的話。』

久慈的一手臂絡住能子的胴體了。能子跳上久慈的膝頭，就像搖櫓一樣地把身體向前後搖動着。插在她頭上的克里力迦斯的髮針刺了久慈的眼鏡。他貂着臉，向她的嘴唇湊出他的頰。能子旋轉着燈罩說，

『鬱子，桃子，丹子，鳥子，正多得熱鬧。』

『這兒不是百貨店哪。』

『可是，給你唱支歌有什麼不好呢？』

「今天是可賀的結婚式，別講那不吉的話。」

「你這麼說的時候，競子怎麼說呢？」

「喂，起來，今夜我不是要來受侮辱的。」

「呵，那麼，你要同我結婚嗎？」

久慈長久默然。

能子從久慈的膝上站起來。她瞪着久慈，把燈罩用力轉了一下，靜悄悄地走出房外去。

今天是昨天的第二天。電梯繼續着牠的吐瀉。嗅着提袋的女人。浸在化粧匣中的女人。裝飾品和立襟女服。能子大清早就在陽傘的圍牆中，好像在說靑春是這個樣子一樣地，劈拍地拍着鵝絨枕。久慈一到休息的時間，就一步步地走上七層的樓上去，看沒有頭的「永遠的女性」的手足。

中河與一：孫逸仙的朋友

香港浮在低低的雨雲中。在包着全島的水蒸汽的白幕中，那溫和的暖氣，在從半寒帶來的我，是覺得很爽快的。

坐在臨海的露台的椅上一眺，九龍半島和牠的市街，每當雨少停的時候，總像蜃氣樓一樣映入眉間。

雨是南國的魔術師。望後一看，那像蛇一樣地爬在濡濕了的蒼鬱的山麓的幾條有段階的街路，走入眺望中了。橫在那些街路上的花崗石堦，和錯雜在這中間的赤白的建築物——這些光景，偶然受了陽光的迴照，就像明鮮的水草一樣光閃閃地輝耀着。

西風忽送瀟瀟雨，

滿路槐花出故關。

我想起王漁洋在山中吟的絕句，感到旅愁。

用花崗石造的露台上排着好幾盆花。在這兒無論那一個人家都把鮮麗的花草排在外面，使街路變成一個樂園。葉是濃綠，而花是血紅的。開在熱帶的一切的花的先驅者，表徵豐潤的南國的四季開花的玫瑰——牠的一羣在那霧水一樣的雨中濕透了。

我是一個爲要探察商略上的機密，過來到這島裏的旅行者。

香氣高雅的茉莉花茶搬來了。香燻的豚肉，鯉魚的餅酥，甜蜜的蓮子——

我正開始着健康的早餐。

我的愛美利阿來了。

愛美利阿是我的有聰明的容貌的嚮導。她雖然會跳舞，唱歌却不高妙。她

有豐富的肉體和頸部。她是西班牙人，但是中國話和日本話都很好，英文只知道，Mister，Love和Sweet-heart 三個單語。她還有革命的底思想。從這一層她也可以說是孫逸仙的朋友。

『早安，剛吃飯。』

『早安，今天多麽早哪。』

她不響，坐在傍邊的椅上，一會兒笑着說：

『就是我來，你也可以不用急忙吃哪。』

『我不急，愛美利阿。你要窘迫我嗎？』

『那有這樣的事。』

她今早想陪我去參與廣東政府的首相伍廷芳博士的講演會。

『呃，我們一定去吧！我很愛他的思想。』

吃完之後，兩個人就坐汽車到會塲去。不一會，在拍掌聲中，一個白髯的穿中國衫的老人登壇了。那是雷霆似的掌聲。這老人正是我從前在丸善的標準辭典的卷頭中，在那些許多西洋人的編纂關係者的照相中所看見的唯一的東方人伍廷芳先生。他在政治上是沒有孫逸仙那麼重要。但是這世界的學者在孫的派下確是革命底廣東政府的潛勢力。

但是這老人的雄辯，在不懂得廣東話的我却不過是馬耳東風。對於聽不懂的人有什麼趣味呢。我便留着愛美利阿一個人，想去外邊散步，走出了那兒。

『別到危險的地方去，我愛的，』她說。

『不要緊，愛美利阿。我不那麼樣輕浮。』

可是我剛走到有許多倉庫的海岸街的時候，早就被一個很瘦的不好看的穿着黑色的中國衫的中年的男人叫住了。

『喂，喂，』

在那明亮的孤房裏，有年青的中國女人醜惡地笑着。可是我並不去看牠。因爲愛美利阿對我說「別走進小巷去，這島裏，就是白天也有許多殺人事件，」的話使我起了恐懼。

要跌落陷穽而失踪跡的時機還很早哪，我這樣想着，就使那醜惡的孤房是會臨時變做什麼美麗的宮殿的東西。

但是走不幾步，那人又追來了。他這一次却從懷中掏出五六個純金錶來。『老實說，這是瞞了英國關員的私運品，便宜點賣給你吧。』他用英文在我的耳邊這樣說。

隨後他便把指環和寶石一個個拿出來。

『這是印度的紅玉，這是「搭果分斯」。』

他那種不安的樣子使他很卑賤。

這時候，一個眼光閃閃，有鍾馗髯的印度巡捕從斜坡下來了。一注意到他，這中國人就把物品急忙塞入懷裏飛也似地溜了。巡捕從腰間的皮袋拔出六響的短鎗追去。但是大概追不上了他，走回頭來，在我臉上凝視了一回，

『Be careful not to buy stolen goods.』

他用像風琴一樣的聲音說。於是問也不問，就大步走往海岸去了。比較神經質的日本巡捕，他是多麼大陸的動作啊，這時我想。

這樣我對於這街市的空氣，却比調查商略上的機密感到更有趣味。我想，就化了兩塊錢買他一個「搭果兮斯」也不錯。同時就跟那妖怪一樣地笑着的穿桃色的中國衫的女人開個玩笑也不錯——我這樣想。或者這中間有什麽意外的桃源。或者有引這世界入美妙的夢境的鴉片和毒酒。或者能夠在醉夢中調笑那

些露體的女人們的癡情也未可知。

但是我一想到愛美利阿，就踏上這犯罪者的巢窟似的斜坡，向中華會館那面囘去。愛美利阿一定等得了不得了。

我剛踏上石堦，她就在上面說：

『怎麽了，叫人家等了大半天。』

『我剛被一個人嚇了一驚，』我囘答。

『被嚇了嗎？那麽這囘我要帶你到一個還要吃驚的地方去啦，』她這樣說。

我本想從她得到這些要緊的智識。像她這種人必定知道些關於政治的機密的。但是她纔懂得她的使命。或者她是我的親密的敵人也未可知。

跟着她走出電車通行的土瀝青鋪的街上，對面就有一間三層樓的照相館。

『你瞧。』

依着她走過電車路時，看見館的正面掛着好像女明星的茶色的相片。中央是一個軍人的半身像。下面寫着「孫逸仙先生」幾個字。

『眞偉大的孫先生。』

她親密地眺望着。但是我覺得這澎湃的大廣東政府的大統領，在這街上的照相館裏也不過只當做一個不尊貴的招牌而已。

可是，回頭一想，這照相既然做了在街上漂泊的下級人們的憧憬的對象，在下級人和勞動階級的友人的孫逸仙，做這路傍的招牌或者本是他的願望。

這時站在我身邊的一個穿淺黃色的老人，忽然興奮地用英文對我講起孫文的故事來。

『二十五年前我是在星加坡。那時做着醫生的孫先生當然是年紀很靑的。

我是窮得藥錢都沒有的。但是孫先生卻一厘也不向貧賤的我們要。他眞個對我們施診了。』

他這樣對我說。我就把這革命成功的第一年，民國元年，只帶着一個皮箱進廣東城來的平民的將軍的高潔的風貌仔細地由這街上的照相想了起來。無產者的朋友孫文！

這淺黃服的老人或者是整日地站在這兒讚美孫文的吧。

『去吧，』

愛美利阿像不願我同這老人說着英文似地說。

『我是講着孫文的。』

『但是。』

愛美利阿捽了我的手。她有一個肉體的地催促我的癖。

這是一條像銀座的華麗的街路。紅的招牌，彩色的壁——一丈來寬的人行道，上面蓋着遮日幕，造成一條空氣很好的廊。

我們想再訪問許多孫逸仙的朋友，便沿着街路的左側一直往東走去。忽然孫逸仙的朋友有好幾個像牛一樣地在這濕淋淋的路上歪躺着。那些大都是穿着很髒的淺黃色的衣服而跣足的人們。中間也有些賭着銅貨的。這些許多苦力們全是沒有家，沒有妻子的街上的下級勞動者。像豚一樣一堆堆地睡在人行道的苦力。但却是南方中國大統領孫文的友人！

『愛美利阿，你到底帶我到這種地方來幹什麼呢？』

『你瞧，這孫文的許多的朋友們。恐怕這些人要向你描準短鎗呢。』

『我是很尊敬孫文的。但是想一想，或者日本的商人要放棄了廣東政府而選香港總督做他們的賣買的對手也未可知。』我像打到了要處一樣地說。

『我想信這些人們不久就會抬頭起來。我聽了伍廷芳先生的講演，眞興奮起來了。』

我的親友，又是女革命家，這樣說明着，急忙地貶着香港總督而稱讚廣東政府。但是她依然還想引我進再奇怪的社會去。這好像是比她的政略更强健的肉體的欲望。她的愛情的技巧，也有革命一樣的激烈。

我們剛要踏上石階的時候，我無意中看見了鄰家的私室。

『密斯脫。』

愛美利阿低聲用她所知道的三個英文字中的一個叫我。我們在這兒看見了非常難看的醜態。若不是她和我的關係是在肉親以上的，她必定像高貴的婦人一樣地故意候着莊重的態度，不肯去看他們。在我眼前展開着的是這樣的光景。

『這兒是這樣的地方。但是在這兒的女人們全是孫文的朋友呢。』

她像要嚇我一樣地再這樣說。我覺得她說得太奇怪了。孫文的朋友！是何等地多，而可驚異的多樣的朋友啊——

但是我一邊說聽着她的說明，一邊嘆賞着我這個嚮導，革命家，這島裏的我的最親愛的朋友的大胆的技巧。她又在我手裏挖了一個熱情的指甲印了。

可是在英領香港的孫逸仙的友人的多數，實在使我吃了一驚。那個，這個，這一個——賣笑婦和化子，這一類的東西一概在內。恐怕那個偷了錶來賣的男人，講孫文的故事的穿淺黃衫的人，而當然這愛美利阿。

雖然愛美利阿沒有說這句話，我覺得「要加入這革命的，可憐的孫文的朋友們眞達到了可怕的大多數。」

走進房裏了。愛美利阿把身體歪在沙發上。那是非常大膽的姿勢。金色的枕頭丟下來了。

往外一望，接連着錯雜的中國街的燈火，那爽朗的維多利亞街的燈火高高地正照在那南國之夜空上。海裏的各國的輪船正愈快地點着夜間的碇泊燈。

她——心裏當然想陪我泊碇在這房裏。我覺得就是政略上我也有征服她的必要了。

林房雄：黑田九郎氏的愛國心

文部省在外研究員，黑田九郎氏在伊頓宮飯店的三層樓上，裹在氈子裏，正困鬱着旅愁。

窗外是六月的天空。這紳士的底倫敦的非紳士的底喧囂的聲音，向着牠那晴朗的穹窿，猛烈地直衝上去。穿透那騷音，從附近的却鈴•克魯斯的車站裏，汽笛的鳴聲，頻繁地響了過來。跟着那噓噓的金屬的顫音一塊兒跳出來的，青色的鋪蓆，透亮的紙窗和「囘來了呢」的妻子的陳腐的日本語——這些日本帝國的抒情的底幻影，在他的旅愁上增加了許多愛國的色彩。

他從加萊越過海峽來到道佛是一個禮拜前的事。來迎接的大學的同期生，駐英大使館員白井四郎氏，在這一禮拜中，上從威斯明斯脫寺院下到皮林戈斯該脫的魚市場，把這些名所舊跡不留餘隙地，像哥哥對着從鄉下來到東京觀光

的弟弟一樣地帶他各處去遊玩，因此他便覺得心神都很疲乏。今天本是預定到市外去找房間的，但他讓白井氏一個人去替他做，自己却從早上就躺在旅館裏的床上，打算排遣一禮拜來的疲乏。

躺在床上，他想起了許多東西。——獨自一個人住在小房間裏，十月一到，迷霧從海峽爬起來的時候，不寂寞嗎？就是照這一禮拜的印象看起來，倫敦的郊外也似乎像東京的郊外一樣地泥深風勁，而孩子們和汽筒的聲音也是在西洋悟桐的葉蔭間嘘嘘地悲鳴着的吧……他這麽一想，竟像十月的霧一樣悲哀，淚腺也像濕了霧水的桐葉一樣地潤濕起來。

無奈何，他便把昨天從斯托朗特的舊書店買來的達林登的倫敦指南拿出來把那紅色的表紙翻翻看。像毛蟲一樣細的活字亂雜地排着。

「旅館。——倫敦旅館近年設備甚爲完全，大可與各大國首都並駕齊驅。

宏大之旅館，悉以偉大之速力紛紛創辦，而其需用每超過其供給，在節期內如不先日預定，往往不能覓得一床也。」

這個不錯！可以做個不住上等旅館的辯解。——他這樣想着，翻到後面看去。

「劇塲，茶園及其他娛樂地。——倫敦約有劇場六十，茶園五百。每年所吞吐之觀客約十萬萬。……主要劇場如下。」

這樣寫着，下面就列出，阿迪爾非劇場，卡德劇場，喜劇，小歌劇，笑劇專門的笑舞臺的許多名字。

『啊，對啦，去看看戲。』

把檯子上的電鈴一扭，侍者來了。在鼻梁底下的兩隻深凹的碧眼光閃閃地在表示着伶俐。

『你去買張笑舞臺的票子給我。』

『嗻。』

侍者從黑田氏手裏接到了一張新的一鎊的鈔票，很恭敬地向他行了一個禮，便向廊下走去。但是走不到五六步就忽忙地轉回來。

『對不住，先生，不知道您這張鈔票是從什麼地方拿到的？』

『怎麼呢？』

『不，並不。』

『大概是從斯托朗特的舊書店。——不，我忘了。但是總在倫敦拿到的。』

『是這樣的嗎？』年青的侍者現出嚴肅的臉色。

『這是我一個人的願望，您可不可以把這張鈔票一鎊錢讓給我？』

『讓給你？……一鎊換一鎊？』黑田氏，眼皮抖了幾抖。『是什麼珍奇的鈔票嗎？』

『嗄，……正是珍奇的鈔票。』

『那麽，讓給你吧。但是，是怎麽樣珍奇，你總得說個理由。』

『理由……却……』

『那麽，不行。理由不明的交換，我不要。』

被侍者的那種不安的奇怪的態度挑動了好奇心，黑田氏故意爲難着他。又盤問了兩三句，那侍者纔像决了意似的這樣說。

『那麽，給您說吧。……在我是眞不好講出來：這一張鈔票是假造的。又是很巧妙的假造。您們外國的紳士當然沒有注意到。』

『但是……』

「不，不用說，責任是在我們的。請您原諒我們的沒廉恥的同胞。明知道是假造的而故意拿給您們外國的紳士。我不過是一個侍者。但是，是一個大英國國民，同胞的罪——大英國的國恥，我不願暴露在外國的紳士的臉前。一拿到賬櫃去，事情就會馬上在您的臉前暴露出來。我只想在這以前，用我一點微力來賠贖同胞的這罪惡在未然之前。我的做英國國民的義務命令我這樣做。」

瞬間的感激衝上胸脯來了。

「好。你是大英國的紳士。不肖也是一個日本帝國的紳士。對於你的愛國的至情我要表示敬意。那種不正的妙票，你去自由地處置吧。哪，我再交你這新的鈔票。這一張是大英國的鈔票了吧。」

「嘖，不錯。那麼我馬上就送票子來給您。祝您高貴的紳士道的鴻福！」

兩個愛國的紳士便緊緊地握手了。

第二天，友人白井四郎帶着在郊外發見了適當的房間的消息，來訪了。在餐室裏黑田氏在一邊喝着茶，一邊就把這感激的事件詳細地報告給他聽。可是聽者忽然現出像吞下了鐵釘一樣的表情。

『一鎊鈔票的贋造？——沒有這麼事。若是五鎊鈔票，那我可不知道了。』他說着，便身邊掏出一張在日本人的眼睛看起來好像是百貨店的收單一樣的英蘭銀行的五鎊鈔票，給他看。『奇怪的不是你的一鎊鈔票，却是那個侍者。』

『但是……』

『有什麼但是呢。我去問問經理看。好，好，讓我來。』

沒有五分鐘，白井君便右手拿着一張一鎊鈔票，意氣揚揚地囘來了。

『怎樣，是這樣的。我問那經理，他說那個侍者從前也曾一次用同樣的手段騙了一個東洋的紳士，後來仍然暴露出來。他說那時只警戒了他幾句話，未曾給他發表出來，但是這一次再也不能容忍了，一定要把他開除。』經理還講了許多道慊的話呢。哈哈哈哈，是怎麽紳士道和愛國心的一回事呢。』

『哈啊，是這樣的嗎。』

黑田九郎氏含糊地回答着，想，——愛國心好像是一個美麗的便器。把美麗的裝飾套在邪惡的意志的外面！

十多年過去了。

往年的年青的文部省在外研究員榮進到頭髮半白的帶有旭日章的教授黑田九郎氏了。

有一次，他受了播音局的囑咐，傳播了一場演講。演講中，從黑田氏自己的口中有了下面的一個插話。

『那是我逗留在英京倫敦時的事。有一天晚上，我想驅車去看戲，叫旅館的侍者來拿一張五磅錢的鈔票，要他去買票子。可是那侍者一拿到了鈔票，便現出莊嚴的臉色，說要我把鈔票讓給他。我不懂，便種種追問了他，他纔說這鈔票實在是贋造的。他說，我們英國人中的一個把這贋造的鈔票拿給了你，這是不肖做英國國民的一人所不能忍耐的。我是一個窮侍者，但是為要賠贖我們的同胞的罪，我實在不惜把我一個禮拜的薪水全部拋棄了的。

『聽他說了這話，我不禁拍掌喝彩。正是浸入在這一介的侍者的愛國心，纔能使大英國有了今日的！於是我便從那侍者的手裏拿回那張五鎊的鈔票，在他的眼前撕碎，另外拿出新的鈔票給了他。從愛國的至情出來的行為會怎樣地

動人，就從這一個例裏也可以明白了。

『反之，看到我國的現狀…………………』

這樣，教授黑田九郎氏嘆息着現代青年的士氣的不振，便縷縷地說我們應該怎麼學那英國的侍者，應該怎麼把愛國心發揮到日常的普通行爲去的必要。

這時在郊外的家裏，這也是鬚髮半白的，曾任駐英大使館員，白井四郎氏，在那擴聲器的前面舉着晚酌的盃子，正傾耳聽着他的友人的演講。話剛講到這兒時，他急忙放下盃子，現出好像吞下了鐵釘一樣的表情。他想——愛國心正像灣曲的鏡子，喜歡自己把事實弄歪掉！

川崎長太郎：以後的女人

秋雨剛晴了的街上。

電車路就從這兒下斜坡去，那面是廣小路的光亮的街巷。青，紅，綠地在轉動着的廣告搭潤濕着，各店頭的燈光也被白朦朦的水蒸汽濕透了睫毛。街路的兩邊，大的葉子濕淋淋的楓楊樹，並列着，蒼白的街燈是像美女的痣一樣地清涼。他和她慢慢地走着。

『雖不怎麼華麗，你確實有點誘人的魔力。我每在Y先生的家裏看見你，便覺得自己好像被你漸漸地幻惑去了一樣，所以近來，我實在有點怕你。你不來的時候，我回去時總要「今天不來了」地想起你。』

她的言語，像初下的雪一樣，翩翩地，一片片，浸入了少爲與舊了的他的心胸。長到二十七歲的今日纔第一次從異性，雖說有些折扣，聽到了這樣的表

白的他，於是便把那想合着掌去接受她的心藏在背心的下面，默默地走着。

『但是我，離開了你吧，不知道怎麼的，想止住被你誘去的自己的思想，不時都在反射地動着。……這是理智的內聲吧。』

他是約在一年前，在Y氏的家裏初次會了她的。其後雖在同氏的家裏見過了她七八趟，但這樣地，只兩個人來談話今夜却是第一次。而他也從人們約略知道了她是跟着一個彫刻家住在郊外的。但是沒有女朋友的他，一見了她也便微微地對她感起這些淡薄的食慾來了。將來想做畫家的她，每月總有五六趟，來訪問這方面的大家Y氏的，求他指正自己的作品，並在孩子很多的同氏的家裏幫忙這些雜事。而他，他是同Y氏的長男有朋友關係的。他是一個只用着認眞的原稿是房租都難拿到的新進作者。

『對不住，請問你幾歲。』

『二十一。好像還老些嗎？』

『呃，稍爲。』

想學西洋畫而叛了親人，從北方的鎮裏越過海峽遠遠地到這東京來的是在初戀受傷的十八歲過了不久的春天。其後有時去住在畫家的家裏一邊做女僕，一邊用功，有時去做模特兒而描空去走研究所，這樣過了兩三年她便裝得一身能夠巧能地穿過人羣生活上去的法術和靠自己生活的女性所有的冷靜。也許是氣質的關係吧，這實在使她有了像寂寞的湖山一樣的陰影。中等身裁，在日本的女性是比較的整齊的身體，豐膩的皮膚，像表示着生長在雪國一樣地柔細，又疎竹似的清凉。

坐着高架線，過了三四個車站，他們就下來走往銀座去。行人很少，路又很闊。一塊錢的公用汽車的行進曲也不多。不見有將要滅亡的階級的徽章一樣

的蘆藤手杖和黃金的耳環，店面的燈光只把那成熟了的柿子似的香味毫不嗇惜地投在那淋濕的瀝青鋪道上，夜空裏是處處可以看見晴朗的星座的。

『喝點茶吧。』

這是一間賣化裝品和外國製藥品的店兼營的喫茶部，牠的好處是清靜少有客人。他們便在最後面的一個廂座裏坐下。疲乏了的草菊花在人造大理石的檯子上散撒着白色的牙狀瓣。

『你抽烟的嗎？』他問。

『對啦。但是Y先生不知道的。』她答應。

金星牌和朝日牌的烟兒昇上。遠處是這些穿紫色的女招待們的視線的飛射。其中戴着無框的近視眼鏡的一個是他暗中所好的女人。可是今夜是月夜。想起這個，她便推了他兩三趟。出來後，

『喲，要不要到我那兒去？』

『……在Ｉ換了××路的車，第三個站就是的。』

『……不，只我和一個女學校時代的朋友兩個人。正有味呢，三個房間一個月只十塊錢。』

『……Ｋ只給我房租和另外一點錢。可是我幫幫Ｙ先生的忙也可以拿得這些錢。當然總有餓的日子。但是我是有畫的。就是減吃一點，也要在那方面用功的。』

『……他一個月前，就到橫浜去了。他因爲這一次在××會被選入了兩點作品，所以到現在還反對着他的父親也就還就了給他建築了畫室。聽說Ｋ每天都是滿身泥土的指揮着工人們。他家裏很有錢。聽說有一時險些兒要破產，可是他們是很可以使日本的落花生的市價自由地騰落的經紀人。Ｋ是他們的第六

個兒子。」

『……是的。常常有信，也常常自己出來。』

高架鐵橋。有樂町驛。

『喲，一塊兒去吧。我們可同T三個人來打牌。』

稍爲亂視的他的眼睛紅了。

吃了手製的燒餅，蘋果，弄一會花牌，三個人去睡的是那夜的兩點過後。

第二天下了雨。和她同居的剪了髮的女人當先起來燒好了飯，說要『找親戚去』，披上她昨天所穿的小豆色的外套便走了。他先離開了床。他是穿着有她的肌味的草紋的便衣，束着橙色的細絲帶的珍奇的樣子。像搖出黎明的海中的漁船一樣，他浸入了她睡着的小房間去。他想使未開的蓓蕾在一息之下開放。可

是她却是個老不開嘴的介殼。

『你想我是舊式的女人？』

他是火熱的敗興的樣子。

『假如是傍的人，我或者已舉着全身送給了他了。但是你的時候，我實在有點怕……怕就這樣子，以後什麼都消滅了……』

兩個人不自然地相對着。

『那麼來接吻吧？』

他們的意識像陽炎一樣地消失了。他是生來頭一次知道了不是商女的異性的嘴唇的魔力的。她也撫弄着他那半向後梳的頭髮，繼續着濕潤的疎葉似的呢喃。

『你若是願意，我就來你這兒也好。』

『好，你讓我想想看吧！』

他頰上感覺着她的睫毛，盡使理性的針狂亂了。

『K叫我畫室竣工後即刻去。他說他父親已經了解了，要Y先生做媒，給我們舉行結婚式……』

『但是，我總不想到橫浜去。若是同K做了一塊，就說他有理解，也總要忙碌家事，又是靠近他雙親的家裏，勞勞碌碌，我想對於繪畫一定不能用功。我不要因爲家庭的原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生活。那是我到底不能忍受的。——』

『我沒有做妻子的資格，你看這蓆上的散亂的髒襪子。我覺得過了飯還要收拾那桌上的東西眞苦，現在幸而有T給我做，才得吃飯。老婆的役務在我是眞沒味的。我也不想去做牠。……』

『是的。是這種性格，所以不但是K，我只要同男的做着朋友，自已賺

錢，自己來自由地研究繪畫。』

『請你做了我的好朋友吧，雖然我是這樣的女人。能夠這樣，就可以安心。』

『橫浜，的確不去的嗎？』

『對啦。』

『那麽K呢？』

『若是這樣決定了，他那種柔弱的，不知道社會的我想只好發了狂……雖然他替我做了許多。』

在不能殉情於男子的愛的她，彫刻家向她提出的爲丈夫的要求，是她最近的苦痛。

不一會比他先出了房間的她，就去對着放在前房的一角裏的怪樣的鏡檯坐

着。自製的畫架上是排着這些從夜市裏買來的東西。她開始梳起那沒有膏油的，稍爲帶着褐色的，分量不多的頭髮來了。他便走到散亂的廚房去。提桶裏只有一點點水。提起來正要走出去汲時，走來的她急忙止住了他。

六疊的房間是她的畫室。毛玻璃的光線下浮出許多的作品，有掛着的，有放在地板上的，有貼在壁上的。他抽着朝日牌，一張張重新來看牠。風景和靜物居多。她好像還沒有自己的調子一樣，各張的雰圍氣都是兩樣的。說是在××研究所的展覽會得了獎賞的，昨夜她誇示了他的路巷的風景畫是用着女人的纖細的色調和素直的筆致描寫出來的穩健的作品。頭一次要拿到國家經營的「日展」去的風景畫也已經成功了九分，同畫在三十號大的畫布上，一張是有溫室的的庭園，一張是梧桐白樹飆朦的郊外。K作的未完成的首像，和盛着粘土的壺也雜在壁龕的中間。看了半會他覺得好像喝了手掬的清水一樣。春秋的展

覽會定要去看的他是一個好畫家。除開調色板，在椅上坐下，抽起朝日牌來時，她進來了。她是滿開的櫻花。畫了眉，頰兒點上胭脂，像翅膀一樣地披着一件水色的松花綢絲的外套。

『眞漂亮了。』

他站起來拿刮去了皮的蘋果喫。

簡單的早餐喫完了。雨還不停。談話談累了，兩人仍不脫去衣服便在小房裏躺下。她又從貧乏的錢袋裏搜了一些錢去買些茶點來裝肚子。雨一直下到日暮還不停止。住在附近的彫刻家K的友人的弟弟，說是放課囘來的，制服的褲子上弄得滿是汚泥，走進來，三個人便再打起牌來了。少停，同她結着同性愛的剪髮的女兒也拏着些茶點和喀爾美燒餅的原料囘來。

感激着預想不到的新事實，過了快樂的三四天的他，像被花瓣所誘的密蜂一樣渺渺濛濛，換了××路的車，便在第三個小車站下來。衣袋裏放的是想法弄來的五塊錢。昏暗的小路的四圍是這些蘿蔔的靑葉的條紋，和這些乾枯的稻草。不一會，路就來到一邊有櫻花，一邊有酒醬店和茅屋的香烟店的地方。過了此地又進小路。晴朗的夜空滿是星光。田圃的近處遠處，樹叢和竹林罩着銀灰色的烟幕，小房屋的燈光對着四圍的靜寂的風景送着暖漫的伴奏曲，而那像處女的肌膚一樣的透明的夜氣裏也有斷斷續續的蟲聲。

在乾餅店的斜對面的一間平房裏，背靠在紙門上抱着膝頭的她正和一個受了K的依託來監視她和每天來同她作伴的額角很狹，身軀很大的學生喝着冷茶，談着剛才送到車去站的一個洋畫家的事。那個洋畫家正用熱熱的角度向着一個暗地裏出了家過了雨天也不見回來的斷髮的，臉色微黛的不好看的女兒。

他來了。三個人覺得那不自然的空氣，便各自尋話裝飾感情。

『我想帶你去看戲。』

對於歌舞伎劇不大親熱的貧窮的他，有一個相熟的記者要他寫這劇評。

『S演劇場是嗎？正好。我長久不看戲了。』

『好的座位，又不要錢。』

『我很想去。我愛K的舞。可是後天「日展」已經到期了。所以明天不得不拿畫到Y先生那兒去。給他看了之後，補上最後的筆觸，也要明天整天的。』

他等着她的站起來，但是連那學生也不見得有這種的樣子。

『I那面去散步好嗎。』

『不是已經十點多了嗎。』

『那麼這面就好。』

他只希望兩個人，但她却一定要三個人走。故意走着遠路，來到林木的前頭時，他便忍着像針刺着他軟弱的心臟一樣的苦痛，對她要求使跟在數十步的後面來的學生回去。他不再倔強了。學生也對着跨出了範圍的她留了幾句怨言，轉過那像無力的氣球似背回去。看了他這樣子，他想起了自己的恣情……

『他像愛着你。』

『胡說，他正清白呢。』

他發見了滿腹的憤怒無處可洩的自己。他是指導車，她是連結車，二輛結連的電車，順着路慢慢走往東京市內去。

『但是我好像對於K很難爲情。』

『怎麼說呢？』

『這樣隱匿地走來找你。』

『那有什麼呢。做做朋友有什麼不好。』

『你橫浜眞的不去嗎？』

『呃，對啦。』

『我覺得你像是他的姨太太。得到他物質上的補助，而又忘了他……若說是K的朋友，總應該朋友一樣地……』

『你別這樣看住我。我那想做K的專有物。那樣或者物質上可以得點舒服，然而那種汚濁的模糊的事體是我不敢領教的。不屬於任何人，自己自由地自活自吃是我的本意。但是畫還是賣不到錢，做了女打字員或是女店員那種職業婦人又沒有用功的時間。想到此後眞是黯然。但沒有心到橫浜去，只有直進一條路而已。我想在近日中同K斷絕了以前的關係，而重新做朋友。早點脫離了這不卽不離的地位，來畫這些雜誌新聞的長篇的插畫，一邊去幫着Y先生

的忙繼續我的細細的爐火，這是我的決心。我已經叫兩三個相知替我找職業了。』

同是想用功，又被生活迫着，雖然從性質上愛着她，然而不能迷着她的他，說是對於靠着男子生活的以前的型的女性不如說是想自力生活的異性，除抱着種種的幻想之外，又像一個成長做一個無產者之子的，具有普洛列達里阿精神的青年一樣，更伸着了親愛的手。

『這眞好。這正是像你這樣的女人應當走的健全的道路。我也知道幾個兒童專門的雜誌社和給這小鎭的新聞寫長篇的通信社，做得到總替你盡力。』

『在這社會裏，有專門的教養的人且不說，女人要自己過活，是同男人一樣困難的。但是薪水少而肯出力服務，這個在雇用的人正是好的條件，所以聽說在辦事員方面比男子更有人要的……』

於是他便把這些新的明日的時代約我們的，對於從男子手中解放出來的女性有益的權利，用了他自已的浪漫的性情和熱心講了一大半天。她又是她，從生活方面着想，只期待她的畫能夠在「日展」入選。

「像你一樣，我也是很適合同女人做朋友交際的一個。實事上男的朋友，女的朋友全是一樣的。同你談話和同男的朋友談話在我心裏是沒有兩樣的。我們做朋友互相扶助吧。我雖是很窮，做不到物質上的什麽……」

「我也感激你的！我們雖然窮困，可是有一個高高的藝術的夢。」

他們是在旺盛的青春。他們走進車站前的小販車去。他因爲身體不大好，近來禁了酒，然而她却自已一個人喝了兩合的一瓶。她是喝了五六杯電氣白蘭地也不現露紛亂的樣子的女人。出了那兒時電車已經沒有了。他心裏倒希望着牠。她一路唱着流行歌，兩個人一塊兒回到家裏來。額狹的學生起初只一個人

弄着紙牌，但不一會便回去了。接着是個臉色嚴重的長髮的洋畫家，脫着靴子走上來。

『那面也不在着，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彫刻家K的朋友的畫家，在鐵框的近視眼鏡的後面張着兩顆快要哭出來的瞳子。⑥

『不曉得怎麼了。是什麼都肯跟我打開胸脯的T呢。』

她也是濕潤的聲音。一會兒畫家便從小房裏拿出兩種原稿來叫他念。斷髮的她，起初見了他的晚上也曾說她要學文學。他眉間現着神經質的深深的筋痕，把五六張的小品文念下去。描在温柔的筆裏的是沒有形式的年青的女性的憧憬。洋畫家用像登着急直的斜坡一樣的心一邊忖度着那作品的程度，一邊想由表在那兒的她的心情和熱度量出戀人對於自己的角度。

『梨子已經酸敗了呢……』

『汁像要浸透入齒肉去了。』

『前幾天我看了M的戲曲「愛着」，眞被感動了。』

『那篇說是去年文壇第一的傑作。』

他說那『愛着』的主人公的駝背的畫家因要忘記對於想從自己離去的女人的苦痛，對於繪畫盡力用着功的地方很能迫入他的胸脯來。洋畫家也說那主人公當不起對於女人的愛，竟拿出那要能夠做着女人的朋友的慾求來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最後青年畫家說那爲着無論用藝術熱或是別的什麼東西都不能抑制的對於女人的愛，終於殺了愛人而把自己也隨之破滅了的地方好像是寫着他的將來的。聽了他這表明，她覺得好像臉上被人投了石頭一樣，急忙咬着下唇。但他，他想這雖是荊棘之路，但把這舉身沒入戀人去的畫家比了不曾知道得戀和

失戀的滋味的自己的性格，的確是可以羨慕的。這時忽然那學生來了。他從頭上蓋着一件舖綿的便衣。她給他丟了尖銳的一眼，隨後便又做出溫存的愁臉。一會，四個人各各睡了。但洋畫家却老是不能合眼。她也尋話安慰着畫家，陪着他很久。

秋冷的一夜明亮了。

他睜大了眼睛時學生和青年畫家已經不在了。但是他覺得家裏的四圍好像有人張視着，而對於她的食慾也不感起來。向東的毛玻璃上的早晨的陽脚是光亮的。他叫了她的名字。她也「呃」地簡明地應了他。

『起來嗎？』

『呃。』

她離床把散亂的頭髮略修一修，仍穿着睡衣，戴上了鎳框的眼鏡，便去對

着畫布坐着，握着畫筆的她的身體只對着風景試着水平的運動。她那種可愛的熱心使他滾出床外來了。他也不想洗臉，便去站着看她運筆。

『那桐樹，傍邊的。樹梢不太白了嗎！』

『啊，對啦。』

她把筆引到那面去。

『對不住，我本是門外漢。』

『不，謝謝你，我原不懂的。』

他連顏色的混合的加減都插嘴進去。她並不把他當做惡意。全是筆尖禿了的一共三枝，顏色筒都是消瘦的。

略爲修改了之後，她便把兩張畫的背面併在一起。他也替她把牠包入大包布裏用小繩縛起來。

『能夠通過就好了。』

『第一趟的我不敢期待什麽……。』

『就出去嗎？』

『呃。對不住，早飯外頭喫去好嗎？』

『好，I那面可以的。』

『T若是眞的去了，我想叫妹妹來替我料理廚房……。』

他們便約定在y氏的住宅的近傍分別。她換了衣服，輕輕地施了薄粉，正不曉得穿三四雙全是髒了的襪子的那一雙好時，戴着巴拿馬帽子，穿着古舊的薄絨的袴子的長髮的K來了。他覺得在Y氏的家裏曾見過兩三次的彫刻家的長形的臉子，今天稍有點微黑。她只說他是來找她去看戲的，餘的都不說。彫刻家也不時好人似的露着細的眼睛，對於他的存在理由似乎不大介意。性情可愛

的他也就向着長髮的他提出這些浮泛的話題。

『我以為你今天會慢一點來的。有沒有什麽事體？』

暴君是她，

『只是找找你的，哈哈哈哈。』

『我想拿畫去看Y先生。你在此地待我？』

『不，我們一塊兒去吧。』

可是彫刻家的嘴這一次尖銳起來了。那是除了彫刻以外什麽不插嘴的，雖然長在鮑爾喬沃的中間，而却不染着那種環境的惡臭的，爽朗而單純的K。三個人於是走出來。包布是彫刻家拿着。讓他走當中，他們呼吸着早晨的清水般的秋天的空氣，輕談着。

『那風景畫，我題作『初秋』。不是好題嗎？』

『初秋？唔。強得眞好，你想出來的嗎？』

『對啦。我很能幹吧。』

『不見得吧。』

他首先笑了。隨着三個人都笑了。路的兩邊是盛開的草菊花圃。薄荷般凉快的竹林上扶出一個有大鐘的白塔的尖頭來。在有櫻樹的路上別了他們倆的他，便抱着像剛洗過了臉的感情跳上那上街去的古舊的公共汽車。

「日展」當選發表的第二天。

他們在Y氏家裏會了。女的先回去。不過十分鐘男的也出去。她在附近的吃茶店裏的一角待着他。

是無線電話的消息正在街上散布的時候——無產政黨的縣議會選舉戰的好

成績——伯爵夫人的秘密洩露——警察廳的搜捕 Modern girl, Modern boy——冒名共產主義者的強盜的出沒——電車和汽車的正面衝突——休業銀行的整理困難——失業者的救濟難——自殺流行的兆子——奉天的排日熱——中國的赤化——美國禁止學生們坐汽車上課，他們便說要坐飛機來。

空中是患了不眼症的人的瞳子一樣的新月。他和她在那些臨時屋錯雜的後街走着。他先開口安慰了她的落選，但是她却不表出什麼感情。她本是缺乏表情的女人。

「明年應該大大地奮發。」

「不錯的，應該用功。你近來寫些東西嗎？」

「唔，一點點。那個人怎麼樣了？」

「M嗎？他在I新租了一所房子，近日中T也要去了。」

『哦，那正好了。』

『但是，不是很普通的步驟嗎？』

他不答應，一會便來到了一個震災的紀念的積着破碎的磚頭的空地。轉彎的電柱下蹲着一條發着寒抖的赤狗。

『那天有點不妙……K以後來過沒有？』

『呃。前天。』

『不知道他對我怎麼想。』

關於彫刻家的話不會使她愉快。

『因爲是早晚的問題，所以我便全對他講了。我說：我們做做時時來往的朋友還是不錯，但你也知道我是這樣的女人，一塊兒住起來，會相鬥氣是很明白的。橫浜既不能去，我想要脫離了你的保護一個人來自立。這樣，雖是很

難說，我總明明白白地對他宣言了。於是K便說：我現在不能馬上給你答應，但讓我來想想看。我現在若是同你脫離了，若不能斷念，只好變做decadant。我想我不要因爲我對於K的感傷的感情生出不好的結果來。』

他聽着，覺得一種沁骨的寒冷。路消入荒涼的曠地去了。燒焦了的木片立在處處的暗黑的地面上。裂開了焦黑的枯木的樹頭，看得見這些高地的青泥土。荒地的那面是斷崖，從那兒望下去是一面的街市。那是點滿着漁火的夜海。許多的廣告塔正鮮明地活動着。他們倆並着肩眺望着。

『瞧，出了車站了。看得見嗎，五輛連結着。』

『呃。好像童話。』

一會他們轉步回去了。

『就是「日展」不能通過，也有地方肯給我畫些插畫的吧。』

『我有個朋友在專門幹這些地方新聞的長篇的通信社，我去問問看。我想東京的新聞不知道怎樣的。』

『帶我去吧。每個月有五十塊錢，我就可以不碰到什麼不自由用功着的。』

她並不是不好奢華，但是比較的她是有那抑制自己的物質欲的力量的。他也說若是插畫方面他是還可以介紹她的。

『那麼明天一塊兒去看看？』

『呃，明天。好。帶我去看。我恰好有空。』

經過了廟的境內，他們便從那急斜的石階下去。她說她想上新劇的舞台看。這個他很贊成，便舉出了兩三個他所知道的劇團的名字。他覺得他替她盡力的時間，好像便是她肯做着他的朋友的唯一的時間。

經過了美麗的紅燈並列的妓館的門口他們走出電車路來了。但是往W去的

電車却不馬上就來。她鬱悶起來，便造了許多口實說要回去。他自顧着沒有一塊公用汽車的代錢的，她以外沒有女朋友的，一時會熱着她的自己，不一會便把她趕進走來的電車裏去了。於是電車便從那會在秋雨睛了的晚上他感激着她對於他的表明走下去的斜坡反對地登上去。

生了根的，他三四年來所往的客棧裏的小房——裝飾品只有排在三尺來寬的壁龕的青璧上的兩張木版畫。小書棚上是這些舊雜誌代着藏書。十六燭光的電燈也沒有罩子。

『已經是不好叫茶的時間了。』

『不要緊，不要管牠。』

他把一次兩三張買來的繪畫展覽會的畫片和這些石版印的剪下來的畫，展開給她看。

『啊，險些兒忘啦。』

她放下薷片，把她帶來的包布打開，拿出一瓶罐頭來。

『波羅蜜，我們來吃吧。』

『但是沒有罐頭刀呢，女僕又已經睡了。好，就這個來。』

他從抽屜裏拿出上銹了剃刀來，用小石頭打着牠的上頭咕咕地穿了一個孔。

『好了，有筷子嗎？』

『也沒有。那麽那個來。』

把扇子的柄子析做兩斷，當作筷子。吃過了後兩個人便把被單弄做鋪被睡了。

第二天早晨，是醉人的秋晴。

出了客棧，兩個人就進簡易食堂去。

一會便往那大厦高聳的街上找工作去了●

小川未明：描在青空

將軍愛了一個中國女人，可是眞奇怪，他所愛的女人的臉他都想不起來。雖說是想不起來，却不是看着她的臉會不知道是她。假如是這樣，那就可以知道他的精神有點異狀；只是將軍雖一心地想把他所愛的女人的臉想出來，那臉却很朦朧，浮不到他的頭上來。但是不能夠爲了這原故，便說將軍沒有眞實地愛着她。將軍眞心地愛着她是不錯的。

『我這頭腦眞奇怪了。』將軍有時自己獨語着。

但是當他在頭裏空想到別的女人的時候，那女人的臉，連她的笑聲却每次都很明白地想得出來，所以這不能夠說他的頭腦是狂亂了的。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將軍不能不疑惑起來。

『我想我是眞心地愛着那個女人的，但從傍邊可看不出嗎？…………』將軍有一天，這樣問他僱用了很長久的年老的中國僕人。

『將軍，那有你不愛着那女人這回事？那是眞過於光榮的。在我們的眼裏，你的溢滿的愛情是很看得出的。』老人回應。

將軍聽了這話，一邊點着頭說，

『這樣地愛着的女人的臉却常常自己想不出來，這是爲了什麼呢？是我的頭腦狂亂了的嗎？這一定有個原故。』

老人閃動着眼皮，暫時沈默着，於是說，

『將軍，這是眞有個原故的。不怕地獄的女人，你這樣待她，她却一點都不愛慕你。身體中沒有靈魂的人是等於幽靈的，就想要明白地把牠想出來，也

不能在眼裏明白地描出牠的……』

將軍忽然感到胸中好像被騷擾着了似的心境。從來的這樣心情，在她却一點沒有反應。這樣一想，就感到無限的悲哀了。

『難道是這樣的嗎？你對於這事，可知道些什麼嗎？』

老人恐佈地舉着頭望了將軍。

『你想不出女人的臉來，就是最明白的證據了，這是因爲你沒有捉住女人的靈魂的。』

將軍有點怒意了。老人雖然很謹愼地講話，將軍却感覺得好像受了侮辱一樣。

『卽使萬一她不愛着我也好的，不想着我也好的。這些都是和我愛着她這事沒有關係的。愛着她是我的自由啊。』將軍說。

老人只是沈默着。於是，將軍好像催促着老人的回答似的，從他頭上說，

『可不是嗎？』

老人浮出寂寞的笑臉，嘴邊牽動着，回答說，

『用你的權力，是什麼都可以自由的。』

一瞬間，將軍的眼睛有了餤光，臉色變成蒼白，

『是說用權力強求服從嗎？那末，幾年間你的服從也是怕權力怕暴力的嗎？但是我並未曾強迫人家做奴隸過。』

好像很微弱的老人，怕着將軍的權力，手足都在顫動着。

『那敢，像我這樣的人，是無用的東西。除了這樣地替將軍擦皮鞋以外，是什麼也沒有用的東西。……』好像求着憐憫一樣，老人把頭低下去。

看了他這個樣子，將軍雖有滿腹的不滿，却也不能再加憤怒了。朦朧地把

眼睛由老人的禿頭移開，只是默想着。

這時，老人却重新擧起頭來了。

『你倘要想起她的臉，你只想戴在她的手指上的那黑色的寶石的指環就是了。你若是這樣做，她的臉是會自然而然地浮出來的。

『…唔，是什麼道理？』

『因爲她的靈魂是在那黑色的寶石裏面的。』

將軍閉了眼，像試一試看一樣地沈默了片刻，忽然非常熱心地說。

『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把牠說一說吧。』

老人在白色的頰上浮着冷冰冰的笑容，顯出好像在看遠方的白雲一樣的眼色。

『那我不能，請你現在不要問吧。』

將軍終究不能拒絕老人的懇求。

把那緊緊地咬着雪白的女人的手指的那黑寶石的指環在眼裏描摹着，女人的臉就眞的自然而然地浮了出來………將軍現在已經沒有那爲要想出他所愛的女人的姿態，而感到煩躁的事了。

『這一定有個理由，我要知道牠。』

他知道這個閒女人是無益的。因爲女人是對誰也都不大開口的。將軍要知道這底細，不得不責成老人。

『我是不願說她的秘密的。但是你的權力叫我說。』老人這樣說。

一天，坐在將軍面前的的老人講出下面的故事來，給將軍默默地聽着。

……她曾有一個相愛的青年。青年是一個志士，因此不能和她常常在一起。又因爲是有今天沒有明天的身命，所以不能和她安樂地一塊地度日，僅僅

以會合來做安慰而已。青年是中國南方的人。他不知道在那兒怎麼樣地弄到的，拿了一個鑲寳石的指環來送給了她。那寳石是黑的，但那時候，在夏天的夜空下却又顯着青色。而且牠有時又像有霧的薄暮一樣灰色；有時又像光亮的盛着紅酒的酒瓶那樣的紅色。加之，青年又向她說：

『這塊石是印着你的心影的。你悲哀時，牠就變爲悲哀的顏色；你歡喜，牠就變爲歡喜的顏色。倘若你想我，我就在這石中露出來。』

她很愛惜這指環。她寂寞的時候，就定着眼睛凝視自己的手指。

這是老人對將軍說的話。

『青年已經死了。她完全是你的了。』

雖然老人這樣說，可是將軍却覺得有幾分寂寞。自從那時起，每遇着這女

人，那有黑石的指環就映入他的眼裏。

他想把女人的姿容喚到眼前的時候，就把那戴在纖白瘦弱的指上的——那黑石說牠是方的，却不如說牠是長方形的——指環想出來。然後，那眼皮浮突着的，平時俯首時又大又黑的眼睛總被牠蓋了的，有點帶憂愁的臉就浮出來。

「眞的，和老人所說的一樣，她的靈魂確是在那指環中的。」

將軍有時看着那指環，就感到嫉妬。但是青年已經死了，現在再講起嫉妬，那是應該自己知羞的。這樣想着，將軍就把一切都隱藏在心裏，對於她的指環，一句話也不去講起。

將軍恰好在南方。入秋後，頭上的蒼空裏的行雲是常常紛亂着的。四圍的山裏刮起風來，樹林的枝葉，不論白天夜裏，時時嗚咽着。

不但季節，就是世界也都像不安起來了，將軍想。一天，他所愛的女人，

說要暫時回到故鄉的遼東去一次，向將軍請求。

將軍疑她是要永久離開他去了的，躊躇着不回答她。

『我是馬上就回來的。未到冬天以前一定回到這兒來的……』她說。

在遼東有她的年老的父母，和一個她和那青年所生的男孩子。但孩子的話却未曾上過她的嘴，這也是將軍從老人那兒知道的。

『你把你的指環交給我，就準你去……』

將軍這樣說着，就想讀女人的眼色。

女人率直地脫了指環，交給將軍說：

『我回來時，請你還給我。』

南方的海色，北方的薄暮的空色，有時匕首的銳利的閃光，以及戀人的笑顏，這塊黑石會把這些東西映出來，是只限於她的。她去了後，將軍雖把指環

拿出來，在日光透亮的窗前或在燈光的下面看了好幾回，可是映到他眼裏的，却只有她的姿容。他本不想看別的東西，所以他也是滿足。

山景變成荒枯，像要下雪的冬天漸漸近了。將軍近來天天都在等她回來。她真的並不失約回來了。

『故鄉裏沒有什麽事？』

將軍問着不開口的，像旅行疲倦了的她。

她一邊眼裏露着玻璃一樣的冷光，一邊說，

『我和以前的丈夫的中間曾有了一個兒子。現在他剛到了十歲，他那頭髮的捲縮的樣子，和眼色，是和先夫沒有兩樣的。外祖母，不知道爲什麽，並不喜歡這小孩。這小孩却極會忍耐，有了痛苦，也不肯給人知道，只開大着嘴笑着；這也很像他死去的父親的。因爲太像了，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難過。同時也

覺得可愛。我將要離開他們的時候，他是用了怎樣的怨恨的臉色看着我的啊……』說完，她拭淚了。

將軍知道她手指上沒有指環，但却故意不去說到牠。

『好像我把你從小孩那兒奪了來的啊。』

『是這樣啊。』

將軍暫時沈默着。

『而且，小孩又是病着。已經病了好久，因此身體很瘦，只有頭顯得很大。』

『你不會忘記那小孩吧。』

『怎能不想念……』

『就馬上回去看他，好嗎？』

『路太遠了。回到家的時候氣候一定是寒冷了的，那時孩子或者已經死了也說不定。他說他死了要變做烏鴉。』

『做烏鴉？……』將軍將頭斜傾了。

她是眼不移地凝視着將軍。於是說，

『我對你約定下雪以前回來，現在我囘來了，請把指環還給我。』

將軍，一時不知怎麽囘答她，可是忽然大笑起來。

『指環？……哦，不錯，好像有那樣的東西寄在我這裏。可是，不知在那兒失掉了。好，我就買一個新的你愛的指環賠你吧。』

聽了這話，她的臉像褪色的花瓣一樣地變成蒼白了。强者常常對於弱者可以沒有履行契約的義務。而且用權力，什麽都可以聽其自由。是誰也不會去譴責將軍的行爲的。

此後不久，有史以來未曾有的戰爭起來了。

這是荒涼的曠野，留着激烈的戰爭的痕跡。四圍的樹木有被砲火裂開的，有燒焦的。野草染着黑色的血，一望都是人的屍體。敵人，自家，都沒有分別地混在一起。俯着的，仰着的，高舉着手的，重疊着的，都緊咬着牙齒，反映着最後的痛苦。接着剛過去的大聲的吶喊襲上來的，是一種凄涼的沈默。

偶或聽到遠方大砲轟轟的聲音，廣野的長天和平常沒有變異，白雲連結起來，片刻又解開了。在那中間的清朗的碧蒼，使人想到自然的悠久。

有誰會想到倒斃在那兒的人，在故國的時候，是良善的父親，是勤勉的兒子呢。但是現在一切都在腐朽着去了。這時在許多的屍體中，只有一個還在動看，又好像還有呼吸的。

看他的服裝，那是將校的，但是腰間似乎穿透過了彈丸一樣，不能站起來。他像是早已有了知覺，但是還靜着等待人們的救助，他把手放到袋裏去，一會兒取出一個鑲黑石的女人戴用的指環來。他定着眼睛看着牠。他就是將軍。

在黑石的裏面，那一天的光景一層層都映出來了，——而且還只是和她離別的一個月前的事。

『對啦，把我從小孩那裏奪了來的是你。我的小孩是剛十歲的。長久病臥着，只有頭很大，身體是消瘦了的。將要離別時他怨恨地看着我，說他死了要變做烏鴉。』……她是這樣說的。

這時，不知道在那兒，烏鴉啼了。忽然看見黑黑的影子，像彈丸一般地向前後飛來。黑色的烏鴉落下來在屍身上，好像啄着什麼東西似的。將軍拚命地

掙起上身來，想去看牠。

『呵！在啄着眼睛！』他這樣喊。

剛才以爲都是死人的，不意偶然聽到了人聲的黑鳥們，就都向這邊襲來。將軍知道他是要被烏鴉啄死的了。但這時，他覺得這也像是運命。便拔出佩劍來，但却不能趕開圍集在他身邊的無數的烏鴉。一頭身子很瘦頭兒很大的烏鴉，早已就止在那樹枝上，窺候着空隙，飛來把將軍的一隻眼睛啄去了。黑血流了滿面。戰疲了的，負傷了的將軍，仰天倒斃。這時，黑的烏鴉們開始把他的肉不停地啄食着了。

她笑的時候

父親和女兒兩個人，營着儉約的生活。

父親是在一個機械工場裏做工的勤勉的職工。——昨天和今天當然不會有什麼改變的。大街上人們依然一羣羣的跑着路。電車在軌道上走着，牠來到彎曲的地方就發出鐵和鐵摩擦着的聲音。這樣，這一天又卽刻就要被人們忘却了……。

至少，她不能忘記這一天。是這天的午後，父親在工場裏誤觸着了齒輪的。無神經的機械將抓住的人不客氣地捲了進去。由齒輪間滴滴地流出來的赤黑色的血，被從玻璃窗透射進來的鈍色的光線照得很明白。那齒輪將一隻腕和一隻脚奪了去後，就把那失神的人抛出到冷冰冰的混凝土的上面了。這還是幸虧那伙伴在驚慌裏把機械的運轉停止了的。

『眞的，我們都是在認眞地工作着的，我們幹的並不是騙人的生活啊……』

騷鬧了一陣，伙伴就這樣嘆息着。

在別人是和平素一樣並沒有變動的這一天，在女兒却永久地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爲什麼呢？……因爲在工場裏起了那悲劇的時候，在大街上的金銀鋪裏恰巧是一個從汽車中下來的太太正在物色着一支鑲鑽石的編針。並且在一間美食家們常集會的料理店裏，是一位紳士看着菜單，想把肚子用美味的東西來裝得滿滿，把滋養分貯藏着，好使天亮時不致沒有氣力。還有，在銀行的支收處是鈔票一束束的由這手經過那手；那樣子好像要說要得一二塊工錢，勞働者的拚命地工作是不成問題的一樣輕快的。……女兒怎麼能夠不想到自己們的身上去呢？

她，從此以後，就變做一個不像從前一樣會說會笑的女子了。

她把變成殘廢了的父親放在一輛小小的手推車裏，推到熱鬧的街上，兩個人分開了坐位，各在面前舖着草蓆，女兒就在那上面放着這些小孩子的玩具，父親就放着那天的報紙賣給過路的人們。

父親是在那邊紅色電桿的下面，女兒是住小巷的巷口，都老凝視着一個地方。

『媽，賣水鎗……』從而前走過的一個小孩子，手被他媽牽着，眼睛落到蓆上說。

年青的母親強把小孩子的手曳着，像叱着似的說：

『別這樣胡鬧，家裏不是有鎗了嗎？』

『買水鎗……』

但是小孩終於被牽走了。女兒只是不能卽刻忘去剛才年青的母親對她兒子

所說的話。……世間的人們若是眞的把這買玩具的錢都節省起來，那末到底我們的生活要怎麼樣呢？

她暫時無心地眺望着在眼前走着過去的男女的脚尖。白的脚，黑的脚，都像很有趣地動着。最後，牠們就好像離開了人們，自己活着似地，在近傍巡遊起來。突然，她把頭伸進那渦捲中去，無數的脚就像早已等着她來的一樣，踏着她的頭了。……她耽在這樣的幻想中。

一天晚上，把賣剩的東西弄在一塊，放在父親坐着的車裏，從黑暗的路推回家裏去。街市的囂聲，已在後面漸漸地遠去了。路的這一邊的商家大部關了門。另一邊是成爲大邸宅的外側的土牆，牆上是這繁茂的樹木和枝葉高高地把天空遮蓋着。

呼呼地鳴着的夜風吹着樹木。黑沈沈的像天蓋一樣的樹梢在星光疎稀的檬

隨着的空中搖動着。在黑夜的底裏，父親所坐的小車不過是一個在地面爬行的甲蟲而已。很微弱的車的軋轢聲，使人覺得牠像是被四面的靜寂吞沒了的。

這時恰有一輛繞着前面的路角迅速地馳來的汽車。遇着了那眩目的照燈的光，她的眼睛是撩亂的了。想把父親所坐的車強推在路旁躲避的瞬間，像野獸一般的汽車竟罩上了那小車，把牠轢得紛碎，還把牠拖走了五六尺遠。父親的悲鳴，接着汽車夫的狂號，她聽見了；但是咸聲好像是轢了後發的，很可以想到這時車夫確是在打睡。

她做了咖啡館的女招待，是這以後的事。心裏的隱痛是長久到什麼時候都不會痊愈的。於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連她的性質都被變換了。不知道在她的過去發生的悲慘的事件的人們，常這樣說：『有那麼好看的臉兒，爲什麼不

再愛嬌一點兒呢？」

她常坐在椅上默看着一個地方。窗子的上面，映出着種種的色彩，有趣地，可笑地，人生的影子流着去了。拭得很明亮的鏡裏，女伴們雖把燃着青春的血的唇兒像花一樣地照着，可是她却一個人似乎忘了歡笑一般，心裏像被那無論怎麽也再想不出來的東西占住了一樣地沈默着。

在這社會上，常識所不能理解的事是很多的。想要使老不開口的女人獨自向自己一個人饒舌起來，而還要使她笑，這樣欣欣地自負着而來玩的客人也不少。

爲這種目的來的男子們本來是不會引起她的注意的，但是聽着了現在坐在一邊的桌子旁的她認識的客人，對他朋友說的話，她却不知不覺地想那話題中的男子眞是一個怪人。

「……他所願望之職業那裏找得到呢？想要自由地看書，旅行，在服務的身體是不可能的。他却每天一從下宿出來，就在街上亂走，探求着：可沒有這樣的職業？那當然是沒有的啊。終於下宿都被他喫窮，被趕了出來，就再找別家，這樣一家又一家。……」

「恰好這時候，他的叔父來找他談話。這在他是再幸福也沒有的了。好像是說，他們遠親中幾年前曾有一對年青的夫婦到南洋去謀生。他們倆一到就專心地作工，遂得耕着廣大的土地，又生了一個兒子，過着那很圓滿的生活，可是忽然一天那丈夫死了。現在那年青的妻子怎樣能夠抛去那廣大的土地回來呢。就是這樣，這一段的姻緣就走到他身上來了。他又是在窮困中，而且絲毫不費勞力，而可做富翁的，這不是再好也沒有的嗎。但是他却拒絕了……」

「眞是怪人，可是偉大的。」

『沒有飯吃，偉大有什麽用呢？你靜靜聽我來說，他於困苦之極，不知道怎麽樣想，竟賣起卜來了。自己的運命都不知道，却想看別人的運勢，你說大胆不大胆。就在F公園前的那一半已經破爛的三層樓的最上層租了一間房間，在那兒看着白雲而笑，聽着風聲而想的……』

『那樣的地方可以生活的嗎？其實他那樣的怪人，做那樣的生意到是很適宜的也未可知。』

『他確實同我們兩樣地看這世界的。』

這時，聽了這話的她舉起頭來看客人，

『無論誰去，他都願意看的嗎？』

兩個客人對着她，

『那是他的生意啊……你想要他看嗎？』

『啊啊，所以你不時憂鬱着。』

那個漢子雖然是自求地住到三層的屋頂去，但畢竟是像被抛出了大地外去的一樣的。在那狹窄的滿是塵埃的房中央，放着一張像經几一樣的小桌子，上面就放着木籤，筮竹，和相面的大眼鏡。

這些相命的職業，確是世界大戰以後增加起來的。好像世界是要回復到迷信時代去了的。但是這兒並沒有很多的客人來。

在等着這寥寥不多的客人的他，因常盤坐在小桌前，不久就生起脚氣病來了。兩脚漸漸地重起來，腫起來。自從變成了這樣以後，他是怎樣的戀慕起大地來的呵。

『倘若赤着脚在冷冷的地面上跑，這病是會好的……』他這樣地不知道想

了多少次。

但是現在却不能容易地從這三層樓上下去了，因爲職業和生活緊緊地將他囚在這屋頂。他從那又長又狹的格格地出聲的黑暗的樓梯下去到街上去的，是只在日暮要到公共食堂去的時候。就說是出去也只是喫喫飯就到這屋頂上回來的。

房裏有一個小窗。有時也可以聽見廂下麻雀的叫聲。暴風的日子，凄凉的風聲也可以從那兒聽到。但是在天氣好的日暮，却有像石竹花一樣紅的飛雲從小窗來探窺着他說，

『倘若到南洋的島上去，水波是白光光的啊。椰子是青青地綠着，又有滿裝着香花的園圃……怎麼你不想去看了呢？』

那雲在斜照裏，半邊的翼上染着黃金色，像大鳥飛着一樣，一刻便不知到

那兒去了。

當他的叔父對他說親的時候——他曾夢想着在絕海的那邊的島裏的一個寂寞的森林。他眼睛是不得不描出築在那森林中的只有一個的坟墓的。這時歪着在那下面的人，是自從來到那兒的那天起到死的那日止，四肢被日光燒得漆黑，滿身泥土，天天都是勞働着的。他的土地我怎麼可以拿來當做我的呢？

……他曾這樣想着。

『我是沒有那樣的慾念的。所以被人家看做傻子。這些世間的事情，沒有一件是我想要眞心地去做的……』

公園的附近，雖然有種種的人在過路，但是也許因爲招牌太小，眼睛看不到的緣故，上來相命的人是非常的少。他只是無聊賴地向着桌子，等待着。

偶然扶梯邊有了聲音，便想不可是有誰來了嗎，於是便回頭去看；但是那

却是一隻從後面的紙壁的破洞裏出來的老鼠，正在想把放在房角處的，用報紙包着的喫剩的麵包碎片拖了去。恐怕住在這兒的老鼠，因爲未曾嗅過美味。是常常都飢餓着的吧。

這個他也知道。但是他並沒有特別想去趕牠的意志，回轉頭來，卽刻就去看着窗外，顯出着憂鬱的臉色。

『唉唉，脚兒痛。』

他好像記起來似地這樣叫着。便伸直了脚，開始擦起痛的地方。他在這樣的時候，是眞實地感到大地的可戀的。雖然是自己願意選移到這兒來的生活，只因爲踏不着大地他就感到不幸了。他走近窗邊，向下一看，無數的人們，正浴着眩目的日光，把影子落在瀝青的鋪道上，像散布着螞蟻一樣；他們是並不覺得自己的幸福，在動着的。

他暫時看着。恰好這時，有一個張着華麗的陽傘的年青的女人，離開了羣衆，走進這所房子的入口來。

『是到我這兒來的嗎？不然就找二層樓的裁縫師……』

他奇怪地感到好像發生了異常的經驗似的心境。要是那女人眞的到這屋子裏來呢……就囘到桌前，頭裏繼續着空想。

『爲什麼我會感覺到這些？第六感……她的姿態……步勢……』

他像等着當然到他這兒來的人一樣地，傾着耳聽着。他甚至覺得這好像是長期的約定。

果然小小的，一級，一級，像拾東西似的女人的足聲，上來，近來了。這囘，他的胸裏却和平日兩樣地奇怪地顫動起來。

常到店裏來的客人的朋友就是這人嗎？女人一邊這樣想一邊就不絕地看着他。他搖了搖籤竹，就卜起卦來了。

『此後，你的運勢是漸漸地向着好的方面來的，』他說。

『要怎麼樣，才能夠走上好的運勢呢？』

『不外是工作呵，認眞地工作着，幸福就漸漸地向這兒來。』

『就是這個不懂。人們不是都認眞地工作着嗎？若是不騙詐，不偷別人的東西，怎麼能夠得到幸福？就是這個不懂。』

『唉唉，這些事易上是不明白的。』

『我以爲易上是可以明白的。所以我來……』

他的眼睛放出光輝，蒼白的臉上生出血氣來了。

『眞的，你說得有理。但是易上是卜不出牠來的。唉唉，我不想做這生意

了……』

『你這樣自由地過日不是很好的嗎？聽到人家說你是自己拒絕了做富人，不要和人們，願意和雲，鳥，風說話的怪人的時候，我眞不禁地喜歡起來的。』

『錯了，我也一樣地戀慕着大地的啊！』他說。

她現着驚呆的臉色，——

『唉唉……』這樣地嘆了一口氣。

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我是因爲你纔這樣決心着的；我原是一個若是爲自己，什麼事也做不出來的……』

『你甚麼時候這樣決心的？』

『剛才，就是我從這屋頂上看到下面的街上，看見你將要走進來的姿勢的

瞬間……」

「呀……」

她眼睛張大了。然後她天真地，很滿足地微笑起來。

1928,9,19初版1——1500
1929,1,10再版1501—3000

實價七角

#57

2-21-77